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三十六文
四十

C40
4514
152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武明堂山
我微笑諸院中永
為學者不敢言此院
當山三世鐵中藏說



B 64853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六

尊者 衆賢 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四

已辯業門略有二種謂思已業差別故復有三種
謂身語意業差別故復有五種謂身語二各表無表
及思惟一業差別故如是五業性及界地建立云何
頌曰

無表記餘三 不善唯在欲 無表偏欲色
表唯有伺二 欲無有覆表 以無等起故

論曰無表唯通善不善性無有無記所以者何是強力心所等起故無記心劣無有功能爲因等起引強力業令於後後餘心位中及無心時亦恒續起所言餘者謂二表及思三謂皆通善不善無記於中不善在欲非餘有不善根無慙愧故善及無記隨其所應二界皆有不別遮故欲色二界皆有無表決定不在無色界中以無色界中有伏色想故厭背諸色入無色定故彼定中不能生色或隨何處有身語轉唯是處有身語律儀有作是言以無色界無大種故無無表色彼但能遮有漏無表無漏無表無理能遮謂無

色中無大種故墮界繫地有漏律儀必定無容是別界地大種所造故無色無無漏律儀既許得爲別界別地大種所造無色界有何理能遮是故前說於理無過毗婆沙師作如是說爲治惡戒故起尸羅唯欲界中有諸惡戒無色於欲具四種遠一所依遠二行相遠三所緣遠四對治遠所依遠者謂於等至入出位中等無間緣爲所依體無容有故行相遠者謂無色心畢竟無能於欲界法作苦麤等諸行相故所緣遠義類此應知由無色心但能以下第四靜慮有漏諸法爲苦麤等行相所緣對治遠者謂若未離欲界

貪時必定無容起無色定能爲欲界惡戒等法狀壞
及斷二對治故非不能緣可能狀壞故無色界無無
表色表色唯在二有伺地謂通欲界初靜慮中非上
地中可言有表說有伺者爲顯一切初靜慮中徧有
表業若於上地表業全無語表旣無何有聲處有外
大種爲因發聲不遮外聲故無有失有餘師說上三
靜慮亦有無覆無記表業理必應爾上三地中起三
識身旣無有失如何不起發表業心然善染心上不
起下下善下染劣故斷故由是生上無善染表前說
爲善所以者何雖彼現前非彼繫故有覆無記表欲

界定無唯初靜慮中可得說有曾聞大梵有誑謔言
謂自衆中爲避馬勝所徵問故矯自歎等復以何緣
二定以上都無表業於欲界中無有有覆無記表業
以無發業等起心故有尋伺心能發表業二定以上
都無此心豈不前言生上三地如亦得起下三識身
發表業心如何不起豈不已說依上地身雖得現前
而非彼繫有作是說依餘地身非起餘地心能發身
語表若爾經說世尊一時昇淨居天彼諸天衆禮拜
讚歎供養世尊此經應成有語無義又聞經說淨居
天等來詣佛所讚禮問難故生餘地起餘地心發身

語表於理無失然如識身等非彼地所繫又發表心
唯修所斷見所斷惑內門轉故以欲界中決定無有
有覆無記修所斷惑是故表業上三地都無欲界中
無有覆無記表爲但由等起令諸法成善不善性等
不爾云何由四種因成善性等一由勝義二由自性
三由相應四由等起何法何性由何因成頌曰

勝義善解脫 自性慙愧根 相應彼相應

等起色業等 翻此名不善 勝無記二常

論曰勝義善者謂真解脫以安隱義說名爲善謂涅槃中衆苦永寂最極安隱猶如無病此由勝義安立

善名是故涅槃名勝義善或真解脫是勝是義得勝
義名勝謂最尊無與等者義謂別有真實體性此顯
涅槃無等實有故名勝義如是勝義安隱名善如是
涅槃是善常故於一切法其體最尊是故獨標爲勝
義善自性善者謂慙愧根以有爲中惟慙與愧及無
貪等三種善根不待相應及餘等起體性是善猶如
良藥相應善者謂彼相應以心心所要與慙愧善根
相應方成善性若不與彼慙等相應善性不成如雜
藥水等起善者謂身語業生等及得二無心定以是
自性及相應善所等起故立等起名如良藥汁所引

生乳因異類心亦起諸得如因靜慮得通果心勝無
記心現在前故得諸滌法勝滌汙心現在前故得諸
善法此等如何成善等性以就彼法俱生得故密作
是言非異類心不作緣起故無有失雖異類心亦爲
緣起而成善等非待彼心或復因彼諸得等起卽待
彼故成善等性故得由等起成善等性異如說善性
四種差別不善四種與此相違云何相違勝義不善
謂生死法由生死中諸法皆以苦爲自性極不安隱
猶如痼疾自性不善謂無慙愧三不善根由有漏中
性無慙愧及貪瞋等三不善根不待相應及餘等起

體是不善猶如毒藥相應不善謂彼相應由心心所
法要與無慙愧不善根相應方成不善性異則不然
如雜毒水等起不善謂身語業生等及得以是自性
相應不善所等起故如毒藥汁所引生乳若爾應無
一有漏法是無記或善皆生死攝故一切皆應是不
善攝雖據勝義理實應然而於此中約異熟說諸有
漏法若不能記異熟果者立無記名於中若能記受
異熟說名爲善有爲無記有漏善法以起少苦猶如
輕病亦得名爲勝義不善如善不善既有勝義亦有
勝義無記法耶亦有云何謂二常法以非擇滅及太

虛空更無異門惟無記性是故獨立勝義無記無別
自性相應等起無一心所惟無記性與無記心徧相
應故設方便立自性等三亦攝不盡無記多故由是
無記唯有二種一者勝義二者自性有爲無記是自
性攝不待別因成無記故無爲無記是勝義攝以性
是常無異門故若等起力令身語業成善不善此身
語業所依大種例亦應然俱從一心所等起故此難
非理以作者心本欲起業非大種故謂無作者於大
種中發起樂欲我當引發如是種類大種現前由此
爲門善惡心起又世現見身語二業待心而生未曾

見有身語二業離心而起然四大種離心亦生故知
彼法非待心起又如眼等不待心生其性便無善等
差別如是大種不待心生故理亦無善等差別若爾
諸得及生等相應無等起善等差別以非本心所欲
起故無心位中亦現起故此難非理由法勢力安立
善等差別成故謂得四相依法而立非如大種無待
自成有爲法中無有一法不待心力成善不善是故
諸得及生等相如所屬法要由心力成善等性其理
善成生已離心雖相續轉亦無有過卽是前心勢力
所引令其轉故隨定無表定等力生理亦應成等起

善性天眼天耳應善性攝以是善心所等起故此難
非理以彼二通解脫道心是無記故彼二與道俱時
生故通斯似難何費劬勞如上所言身語二業由等
起力成善不善等起有幾何等起力令身語業成善
不善等起相望差別云何頌曰

等起有二種 因及彼剎那 如次第應知

名轉名隨轉 見斷識唯轉 唯隨轉五識

修斷意通二 無漏異熟非 於轉善等性

隨轉各容三 牟尼善必同 無記隨或善

論曰身語二業等起有二謂因等起剎那等起在先

爲因故彼剎那有故如次初名轉第二名隨轉謂因
等起將作業時作是思惟我今當作如是如是所應
作業能引發故說名爲轉剎那等起正作業時與先
轉心所引發業俱時行故說名隨轉若無隨轉雖有
先因爲能引發如無心位或如死屍表應不轉隨轉
於表有轉功能無表不依隨轉而轉無心亦有無表
轉故如上所言見所斷惑內門轉故不能發表若爾
何緣薄伽梵說由邪見故起邪思惟邪語邪業及邪
命等此不相違見所斷識於發表業但能爲轉於能
起表尋伺生中爲資糧故不爲隨轉於外門心正起

業時此無有故由此故說見所斷心爲因等起發身
語業定不能爲剎那等起見所斷識雖能思量而無
功能動身發語然於動發一表業中容有多心思量
動發唯後一念與表俱行異此表應非剎那性見所
斷識雖能爲轉發有表業然非表業於此識後無間
卽生內門轉心不能引起與身語表俱行識故若異
此者見所斷心亦應於表業爲剎那等起以修所斷
加行意識能無間引表俱行心亦與表俱行爲剎那
等起故見所斷雖能爲因引諸表業離修所斷因等
起心表俱行心無容得起是故欲界無有有覆無記

表業然契經中但據展轉爲因等起密作是言由邪
見故起邪語等阿毗達磨據彼不能無間引生表俱
行識故密意說見所斷心內門轉故不能發表是故
經論理不相違又見所斷若發表色此色則應是見
所斷色非見斷已廣成立若五識身唯作隨轉無分
別故外門起故修斷意識有通二種有分別故外門
起故由此應成四句分別有轉非隨轉謂見所斷心
有隨轉非轉謂眼等五識有轉亦隨轉謂修所斷一
分意識有非轉非隨轉謂餘一切修所成識以修所
成無分別故然說無漏異熟非者此有太減及太過

言
失有漏定心亦俱非故諸異熟識但可非轉能爲隨
轉何理能遮然經王言不由加行任運轉故諸異熟
識非轉隨轉有餘復言此唯先業勢力所引餘心息
位方可現前故非二種設此能起身語表業是何性
類爲異熟生爲威儀路爲工巧處且非異熟生現加
行起故亦非餘二種異熟心起故如是理趣但可能
遮異熟生心爲因等起餘心爲轉所發表業異熟生
心外門轉故能爲隨轉何理相違且若無心表業不
轉許表業轉用異熟識爲隨轉因斯有何過又但應
說異熟生心勢微劣故非因等起不應說言不由加

行任運轉故勿生得善亦不爲因發有表業亦非加
行任運轉故由此經王有減增失因復非因智者應
了轉隨轉識性必同耶不爾云何謂前轉識若是善
性後隨轉識通善等三不善無記爲轉亦爾唯牟尼
尊轉隨轉識多分同性少有不同謂轉若善心隨轉
亦善轉心若無記隨轉亦然於續刹那定無迷故而
或有位善隨無記轉曾無有時無記隨善轉以佛世
尊於說法等心或增長無萎歇故有餘部說諸佛世
尊常在定故心唯是善無無記心故契經說

那伽行在定

那伽住在定

那伽坐在定

那伽臥在定

毗婆沙師作如是釋此顯佛意必正知生亦無有心
不隨欲起於境無亂故立定名非佛世尊無威儀路
異熟生識及通果心起此等心於理無失既說善等
轉隨轉各三准此標釋中足爲明證所發諸業成善
惡等隨因等起非隨剎那異此善心所引發業既與
不善無記心俱何理能遮成惡無記是則應有從別
思惟爲因引生別性類業如是勤勵欲爲善者翻有
不善無記業生或此相違便乖正理故業成善等定
由轉力非由隨轉力其理善成然隨定心詣無表業

與俱時起心一果故由隨轉力善性得成定屬此心
而得生故經主於此標釋理中不審了知復作是責
諸有表業成善等性爲如轉心爲如隨轉設爾何失
若如轉者則欲界中應有有覆無記表業身見邊見
能爲轉故或應簡別非一切種見所斷心皆能爲轉
若如隨轉惡無記心俱得別解脫表應非善性於此
徵難應設劬勞未審此言何密意說爲勸對法諸大
論師令設劬勞爲當自勸若勸對法諸大論師彼於
此中已勤方便善思善說何復勸爲如其自勸卽知
經主於斯義理未設劬勞今正見生方能自省未能

解了對法所宗幸自精勤求標釋理又作是說若表不由隨轉心力成善等者則不應言彼經但據前因等起非據剎那故欲界中定無有覆無記表業彼謂此說表成善等性決定但由剎那等起力故見所斷惑雖爲因等起而欲界定無有覆無記業此由經主不達我宗所有言義故作是說此說意言若見所斷惑爲剎那等起與業俱行是則不應隔修所斷能起表業因等起心則欲界中何緣無有有覆無記身語表業然見所斷惑尚不能爲因無間引生業俱行識何能自作剎那等起說不能作剎那等起顯不能爲

近因等起但有能作近因等起者此必能爲剎那等起故身見邊見雖爲遠因引身語表而由修斷近因勢力成不善性是故說言彼經但據前因等起非據剎那故欲界中定無有覆無記表業若不爾者則不應言彼經但據前因等起前言爲顯隔近因故簡近因故說前因言故彼此中不達言義辨業界地傍論已周復應辯前表無表相頌曰

無表三律儀 不律儀非二

論曰應知無表略說有三一者律儀二者不律儀三者非二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能遮能滅惡戒相續故

名律儀如是律儀差別有幾頌曰

律儀別解脫 靜慮及道生

論曰律儀差別略有三種一別解脫律儀謂欲纏戒二靜慮生律儀謂色纏戒三道生律儀謂無漏戒初律儀相差別云何頌曰

初律儀八種 實體唯有四 形轉各異故

各別不相違

論曰別解脫律儀相差別有八一苾芻律儀二苾芻尼律儀三正學律儀四勤策律儀五勤策女律儀六鄔波索迦律儀七鄔波斯迦律儀八鄔波婆娑律儀

如是八種律儀相差別總名第一別解脫律儀此中依能修離惡行及離欲行補特伽羅安立前五律儀差別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乃至命終能離殺等諸惡行故及能遠離非梵行故次復依能修離惡行非離欲行補特伽羅安立盡形在家二衆律儀差別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乃至命終能離殺等諸惡行故不能遠離非梵行故由是經中但作是說離欲邪行非非梵行後復依能修非全離惡行欲行補特伽羅安立在家一晝一夜律儀差別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不能全離惡行諸欲爲令漸習全離惡行及諸欲行方便

住故雖各有八實體唯四一苾芻律儀二勤策律儀
三近事律儀四近住律儀唯此四種別解律儀皆有
體實相各別故所以者何離苾芻律儀無別苾芻尼
律儀離勤策律儀無別正學勤策女律儀離近事律
儀無別近事女律儀云何知然由形改轉體雖無捨
得而各有異故形謂形相卽男女根由此二根男女
形別但由形轉令諸律儀各爲苾芻苾芻尼等謂轉
根位令本苾芻律儀各苾芻尼律儀或苾芻尼律儀
各苾芻律儀令本勤策律儀各勤策女律儀或勤策
女律儀及正學律儀各勤策律儀令本近事律儀各

近事女律儀或近事女律儀各近事律儀非轉根位
有捨先得得先未得律儀因緣故四律儀非異三體
若從近事律儀受勤策律儀復從勤策律儀受苾芻
律儀此三律儀爲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如隻
雙金錢及五十二十爲體各別具足頓生三種律儀
體不相雜其相各別具足頓生三律儀中具三離殺
一一離殺其體各異餘隨所應當知亦爾由因緣別
故體不同如如求受多種學處如是如是能離多種
高廣牀座飲諸酒等憍逸處時卽離衆多殺等緣起
以諸遠離依因緣發故因緣別遠離有異若無此事

捨苾芻律儀爾時則應三律儀皆捨前二攝在後一中故旣不許然故三各別然此三種互不相違於一身中俱時而轉非由受後捨前律儀勿捨苾芻戒便非近事等先已捨彼二律儀故若有勤策受近事律儀或有苾芻受前二種戒爲受得不有作是言此不應責若前已有無更得理先已得故若前未有則非勤策亦非苾芻以先不受近事律儀必無受得勤策戒理若先不受勤策律儀亦無受得苾芻戒理是則不可立彼二名以此推尋受應不得有餘師說不受前律儀亦有卽能受得後戒理故持律者作是誦言

雖於先時不受勤策戒而今但受具足律儀者亦名善受具足律儀由此勤策容有受得近事律儀苾芻容有受得勤策近事戒理豈不勤策不應自稱唯願證知我是近事苾芻亦爾不應自稱唯願證知我是前二非離如是自稱號言有得近事勤策戒理此難非理俱可稱故謂可稱言我是勤策亦是近事唯願證知苾芻亦應如應而說然就勝戒顯彼二名亦無有失若爾勤策及苾芻等亦應受得近住律儀如得近事許亦何過然由下劣無欣受者近事近住勤策苾芻四種律儀云何安立頌曰

受離五八十 一切所應離 立近事近住

勤策及苾芻

論曰應知此中如數次第依四遠離立四律儀謂受離五所應離法建立第一近事律儀何等爲五所應離法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欲邪行四虛誑語五飲諸酒若受離八所應離法建立第二近住律儀何等爲八所應離法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非梵行四虛誑語五飲諸酒六塗飾香鬘舞歌觀聽七眠坐高廣嚴麗牀座八食非時食若受離十所應離法建立第三勤策律儀何等爲十所應離法謂於前八塗飾香

鬘舞歌觀聽開爲二種復加受畜金銀等寶以爲第十爲引怖怯衆多學處在家有情顯易受持故於八戒合二爲一如爲佛粟氏子略說學處有三若受離一切應離身語業建立第四苾芻律儀別解脫律儀衆名差別者頌曰

俱得名尸羅 妙行業律儀 唯初表無表

名別解業道

論曰以清涼故名曰尸羅此中尸羅是平治義故字相處作是釋言平治義中置尸羅界戒能平險業故得名尸羅智者稱揚故名妙行或修行此得愛果故

論
所作自體故名爲業雖契經中說諸無表名爲非造亦各非作以有慙恥受無表力不造惡故而有作義如前已辯亦名律儀如前已釋如是應知別解脫戒通初後位無差別名唯初剎那表及無表得別解脫及業道名謂受戒時初表無表別別棄捨種種惡故依初別捨義立別解脫名或初所應修故名別解脫或彼初起最能超過如獄險惡趣故名別解脫卽初剎那表與無表亦得名爲根本業道初防身語暢思業故從第二念乃至未捨不名別解脫名別解脫律儀不名業道名爲後起已辯安立差別律儀當辯律

儀成就差別誰成就何律儀頌曰

八成別解脫 得靜慮聖者 成靜慮道生

後二隨心轉

論曰八衆皆成就別解脫律儀謂從苾芻乃至近住外道無有所受戒耶雖有不名別解脫戒由彼所受無有功能永脫諸惡依著有故靜慮生者謂此律儀由從或依靜慮生故若得靜慮者定成此律儀靜慮眷屬亦名靜慮道生律儀聖者皆成就此復二種謂學及無學於前所說三律儀中何等律儀隨心而轉唯後二種謂靜慮生及道生二非別解脫所以者何

異心無心亦恒轉故靜慮無漏二種律儀亦名斷律儀依何位建立頌曰

未至九無間 俱生二名斷

論曰未至定中九無間道俱生靜慮無漏律儀以能永斷欲纏惡戒及能起惑名斷律儀唯未至定中有斷對治故由此但攝九無間道此中尸羅滅惡戒故由此或有靜慮律儀非斷律儀應作四句第一句者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所餘有漏靜慮律儀第二句者依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第三句者依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第四句者除未至定九

無間道無漏律儀所餘一切無漏律儀如是或有無漏律儀非斷律儀應作四句謂前四句逆次應知若爾世尊所說略戒

身律儀善哉 善哉語律儀 意律儀善哉

善哉徧律儀

又契經說應善守護應善安住眼想律儀此意根律儀以何爲自性此二自性非無表色若爾是何頌曰
正知正念合 名意根律儀

論曰意根律儀一一各用正知正念合爲自體故契經說眼見色已不喜不憂恒安住捨正知正念如是

乃至意了法已別別名已重說合言遮謂二律儀如
次二爲體今應思擇表及無表誰成就何齊何時分
且辯成無表律儀不律儀頌曰

住別解無表 未捨恒成現 剎那後成過

不律儀亦然 得靜慮律儀 恒成就過未

聖初除過去 住定道成中

論曰住別解脫補特伽羅從初剎那乃至未遇捨學
處等諸捨戒緣恒成現世此別解脫律儀無表初剎
那後亦成過去前未捨言徧流至後前生所得別解
脫戒於今受戒最初剎那如靜慮律儀何不成過去

此責非理此戒與心非同果故離染心等皆同一果
故彼戒如心得過去生者又別解脫未曾得故應如
勝品靜慮律儀非初剎那中得過去生者如說安住
別解律儀住不律儀應知亦爾謂從初念乃至未過
受律儀等捨惡戒緣恒成現世惡戒無表初剎那後
亦成過去諸有獲得靜慮律儀乃至未捨恒成過未
前生所失過去定律儀今初剎那必還得彼故此中
應作簡別而說以順決擇分所攝定律儀初剎那中
不成過去餘生所得命終時捨今生無容重得彼故
又非一切有情曾起有涅槃法者方可有彼故一切

聖者無漏律儀過去未來亦恒成就有差別者謂初剎那必成未來非成過去此類聖道先未起故昔曾未得創得名初先得已失今創得時亦得過去已曾生者初剎那後乃至未捨亦成過去乃至未般無餘依位恒成未來若有現住靜慮彼道如次成現在靜慮道律儀非出觀時有成現在理應但說在定道時成現在世定道無表不應言住如住果言唯說果成非果現起今但言住云何得知定道現前非但成就是故彼說猶令生疑不能定顯成現無表故應但說在定道言雖說住言勞而無用今詳彼意前文已說成就去來此句正明成就中世故知說住顯起非成以非唯成證成現故定道無表隨心轉故散心現前必無彼故已辯安住善惡律儀住中云何頌曰

住中有無表 初成中後二

論曰言住中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彼所起業不必一切皆有無表若有無表卽是善戒或是惡戒種類所攝或非二類彼初剎那但成中世謂成現在此是過去未來中故初剎那後未捨以來恒成過現二世無表若有安住律不律儀亦有成惡善無表不設有成者爲經幾時頌曰

住律不律儀 起涖淨無表 初成中後二

至涖淨勢終

論曰若住律儀由勝煩惱作殺縛等諸不善業由此便發不善無表住不律儀由淳淨信作禮佛等諸勝善業由此亦發諸善無表乃至此二心未斷來所發無表恒時相續然其初念唯成現在第二念等通成過現已辯成無表成表業云何頌曰

表正作成中 後成過非未 有覆及無覆

唯成就現在

論曰一切安住律不律儀及住中者乃至正作諸表

業來恒成現表初剎那後至未捨來恒成過去必無成就未來表者不隨心色勢故劣故諸散無表亦同此釋有覆無覆二無記表定無有能成就過未法力劣故唯能引起法俱行得得力劣故不能引生自類相續何法滅已追得言成亦無功能逆得當法豈不此表如能起心亦應有成去來世者此表力劣由彼劣故此責非理所起劣於能起心故所以然者如無記心能發表業所發表業不生無表故知所起劣能起心如律儀名既有差別不律儀號亦有別耶亦有云何頌曰

惡行惡戒業 業道不律儀

論曰此惡行等五種異名是不律儀名之差別是諸智者所訶厭故果非愛故立惡行名障淨尸羅故名惡戒身語所造故名爲業根本所攝能暢業思業所遊路故名業道不靜身語名不律儀然業道名唯目初念通初後位立餘四名今應思擇若成就表亦無表耶應作四句頌曰

成表非無表 住中劣思作 捨未生表聖

成無表非表

論曰唯成就表非無表者謂住非律非不律儀劣善

惡思造善造惡身語二業唯能發表此尚不能發無表業況諸無記思所發表除有依福及成業道彼雖劣思起亦發無表故唯成無表非表業者謂易生聖補特伽羅今表未生先生已捨豈不已得靜慮異生今表未生先生已失亦成無表非表業耶何故頌中但標於聖非易生者理亦不然何故釋中標易生者俱成非句如理應思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六 說一切有部

音釋

痼 古慕切 父病也 萎 邬賄切 蓄縮也 補特伽羅 梵語也此云數取趣伽丘迦切

色界時隨得彼地中生得靜慮卽亦得彼俱行律儀
無漏律儀亦心俱故若得無漏近分根本靜慮地心
爾時便得此復二種謂由加行及離染故由加行者
如得勝進加行道攝由離染者如得無間解脫道攝
彼聲爲顯前靜慮心復說聖言簡取無漏六靜慮地
有無漏心謂未至中間及四根本定非近分如後當
辯頌言定生得定地者此言有失以定地言總攝此
地所有諸法律儀亦是此地所收是則得律儀由得
律儀故若作是說便無所成經主此中應自思擇故
但應說得靜慮言別解脫律儀由他教等得能教他

者說名爲他從如是他教力發戒故說此戒由他教
得此復二種謂從僧伽補特伽羅有差別故從僧伽
得者謂苾芻苾芻尼及正學戒從補特伽羅得者謂
餘五種戒諸毗奈耶毗婆沙師說有十種得具戒法
爲攝彼故復說等言何者爲十一由自然謂佛獨覺
自然謂智以不從師證此智時得具足戒二由佛命
善來苾芻謂耶舍等由本願力佛威加故三由得入
正性離生謂五苾芻由證見道得具足戒四由信受
佛爲大師謂大迦葉五由善巧酬答所問謂蘇陀夷
六由敬受八尊重法謂大生主七由遣使謂法授尼

八由持律爲第五人謂於邊國九由十衆謂於中國
十由三說歸佛法僧謂六十賢部共集受具戒此中
或由本願力故或阿世耶極圓滿故或薄伽梵威所
加故隨其所應得具足戒如是所說別解律儀應齊
幾時要期而受頌曰

別解脫律儀 盡壽或晝夜

論曰七衆所依別解脫戒唯應盡壽要期而受近住
所依別解脫戒唯一晝夜要期而受此時定爾何因
故然非毗奈耶相應義理非一切智者能測量其實
謂有何因別解脫戒有於衆內執三衣等禮衆求師

審問遮難白四羯磨爲先故得或有但藉補特伽羅
敎命等緣爲先故得或有得戒不藉外緣此等必應
有決定理佛知而說非餘所量又以何因造無間者
後雖悔愧修諸善業於因果理能定信知而於身中
戒無容發故佛遮彼出家受具定知別有順受戒身
以受尸羅能救惡趣非所受戒於無間生必定能招
所應受果亦非於後無招果能又非彼人非佛悲境
理應定有律儀種性唯依此處餘處不生是故不應
徵其所以有餘師說世尊覺知戒時邊際但有二種
一壽命邊際二晝夜邊際重說晝夜爲半月等故佛

但說二受戒時何法各時非離諸行但光闡位四洲
不同如次應知立爲晝夜此中經部作如是言二邊
際中盡壽可爾於命終後雖有要期而不能生別解
脫戒依身別故別依身中無加行故無憶念故一晝
夜後或五或十晝夜等中受近住戒何法爲障令彼
衆多近住律儀非亦得起彼如是說豈不違經徧覽
諸經曾不見說過晝夜受近住律儀汝等何緣以已
劣慧貶量諸佛一切智境數言五夜等受近住律儀
以佛經中唯說晝夜故對法者亦作是言近住律儀
唯晝夜受必應有法能爲障礙令過晝夜彼戒不生

故佛經中唯說晝夜然彼復說應共尋思爲佛正觀
一晝夜後理無容起近住律儀故於經中說一晝夜
爲觀所化根難調者且應授與一晝夜戒依何理教
作如是言過此戒生不違理故復減於此何理相違
謂所化根有難調者已許爲說晝夜律儀何不爲調
漸難調者說唯一夜一晝須更以難調根有多品故
由此知有近住定時若減若增便不發戒世尊觀見
故唯說此是故經部與正理師無正理中橫興諍論
依何邊際得不律儀頌曰

惡戒無晝夜 以非如善受

論曰要期盡壽造諸惡業得不律儀非一晝夜如近住戒所以者何以此非如善戒受故謂必無有立限對師受不律儀如近住戒我一晝夜定受不律儀此是智人所訶狀業故雖亦無有立限對師我當盡形造諸惡業而由發起壞善意樂欲永造惡得不律儀非起暫時造惡意樂無師而有得不律儀故不律儀無一晝夜然近住戒功德可欣由現對師要期受力雖無畢竟壞惡意樂而於一晝夜得近住律儀故得不律儀與得律儀異此俱實有已廣成立說一晝夜近住律儀欲正受時當如何受頌曰

近住於晨旦 下座從師受 隨教說具支

離嚴飾晝夜

論曰近住律儀於晨旦受謂受此戒要日出時此戒要經一晝夜故諸有先作如是要期我當恒於月八日等決定受此近住律儀若旦有礙緣齋竟亦得受言下座者謂在師前居卑劣座身心謙敬身謙敬者或蹲或跪曲躬合掌唯除有病心謙敬者於施戒師心不輕慢於三寶所生極尊重殷淨信心以諸律儀從敬信發若不謙敬不發律儀此必從師無容自受以後若遇諸犯戒緣由愧戒師能不違犯謂彼雖闕

自法增上由世增上亦能無犯受此律儀應隨師教受者後說勿前勿俱如是方成從師教受異此授受二俱不成俱受八支方成近住隨有所闕近住不成諸遠離支互相屬故由是四種離殺等支於一身中可俱時起以諸遠離相繫屬中或少或多相差別故受此戒者必離嚴飾憍逸處故常嚴身具不必須捨緣彼不能生其憍逸如新異故受此律儀必須晝夜謂至明旦日初出時經如是時戒恒相續異此受者唯生妙行不得律儀然爲令招可愛果故亦應爲受又若如斯晝晝夜夜受具制屠獵姦盜有情近住律儀

深成有用言近住者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以隨學彼故有說此近盡壽戒住有說此戒近時而住如是律儀或名長養長養薄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漸增多故何緣受此近住律儀必具八支非增非減頌曰
戒不逸禁支 四一三如次 爲防諸性罪

失念及憍逸

論曰八中前四是尸羅支謂離殺生至虛誑語由此四種離性罪故次有一種是不放逸支謂離飲諸酒生放逸處雖受尸羅若飲諸酒心則放逸毀犯尸羅醉必無能護餘支故後有三種是禁約支謂離塗飾

香鬘乃至食非時食以能隨順狀離心故狀離能證律儀果故何緣具受如是三支若不具支便不能離性罪失念憍逸過失謂初離殺至虛誑語能防性罪離貪瞋癡所起殺等諸惡業故次離飲酒能防失念以飲酒時能令忘失應不應作諸事業故則不能護餘遠離支後離餘三能防憍逸以若受用種種香鬘高廣牀座習近歌舞心便憍舉尋卽毀戒由遠彼故心便離憍謂香鬘等若恒受用尚順憍慢爲犯戒緣況受新奇曾未受者故一切種皆應捨離若有能持依時食者以能遮止恒時食故便憶自受近住律儀

能於世間深生厭離若非時食二事俱無數食能令心縱逸故由此大義故具受三有餘師言離非時食名爲齋體餘有八種說名齋支塗飾香鬘舞歌觀聽分爲二故若作此執便違契經契經說離非時食已便作是說此第八支我今隨聖阿羅漢學隨行隨作若爾有何別齋體而說此八名齋支毗婆沙師作如是說離非時食是齋亦齋支所餘七支是齋支非齋如正見是道亦道支餘七支是道支非道擇法覺是覺亦覺支餘六支是覺支非覺三摩地是靜慮亦靜慮支所餘支是靜慮支非靜慮經王於此謬作是責

不可正見等卽正見等支若謂前生正見等爲後生正見等支則初剎那聖道等應不具有八支等非毗婆沙說正見等其體卽是正見等支亦非前生正見等爲後生正見等支然於俱生正見等八唯一正見有能尋求諸法相力說名爲道以能尋求是道義故卽此正見復能隨順正思惟等故名爲支所餘七支望俱生法能隨順故說名爲支非能尋求不名爲道實義如是若就假名餘七皆能長養正見故思惟等亦得道名見名道支亦不違理是則一切亦道亦支餘隨所應皆如是說由此類釋齋戒八支經王於中

何憑說過爲唯近事得受近住爲餘亦有受近住耶
頌曰

近住餘亦有 不受三歸無

論曰說有未受近事律儀一晝夜中歸依三寶說三歸已受近住戒彼亦受得近住律儀異此則無除不知者由意樂力亦發律儀豈不三歸卽成近事如契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索迦此不相違受三歸位未成近事所以者何要發律儀成近事故於何

時發近事律儀頌曰

稱近事發戒 說如苾芻等

論曰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
憶持慈悲護念爾時乃發近事律儀稱近事等言方
發律儀故以經復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護生言故
若離稱號但受三歸成近事者自稱我是近事等言
便爲無用依何義故說護生言別解律儀護生得故
然有別誦言捨生者此言意說捨殺生等略去殺等
但說捨生故彼雖已得近事律儀爲令了知所應學
處故復爲說離殺生等五種戒相令識堅持如得苾

芻具足戒已說重學處令識堅持勤策亦然此亦應
爾是故近事必具律儀非受三歸卽成近事頌曰

若皆具律儀 何言一分等 約能持故說

論曰經部於前所說義理心不生喜復設是難若諸
近事皆具律儀何緣世尊言有四種一能學一分二
能學少分三能學多分四能學滿分豈不由此且已
證成非唯三歸卽成近事謂若別有但受三歸卽成
近事如是近事非前所說四種所收應更說有第五
近事此於學處全無所學亦應說爲一近事故佛觀
近事非離律儀故契經中唯說四種雖諸近事皆具

律儀然約能持故說四種謂雖具受五支律儀而後
遇緣或便毀缺其中或有於諸學處能持一分乃至
或有具持五支故作是說能持先所受故說能學言
不爾應言受一分等故此四種但據能持經主此中
作如是說如是所執違越契經如何違經謂無經說
自稱我是近事等言便發五戒此經不說我從今者
乃至命終捨生言故經如何說如大各經唯此經中
說近事相餘經不爾故違越經然餘經說我從今時
乃至命終捨生歸淨是歸三寶發誠信言此中顯示
已見諦者由得證淨舉命自要表於正法深懷愛重

乃至爲救自生命緣終不捨於如來正法非彼爲欲
說近事相故說如是捨生等言未審此中經主說意
爲欲勸勵我國諸師受持外方經部所誦爲受持佛
所說契經然有衆經不違正理外方經部曾不受持
有阿笈摩越於總頌彼率意造還自受持經主豈容
令我國內善鑒聖教諸大論師同彼背真受持僞教
且經所說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等者何理唯說
得證淨人非諸異生亦立此誓諸異生類將受律儀
亦有如斯堅固意樂乃至爲救自生命緣終不虧違
所受學處如斯誓受世現可得然此文句大各經中

現有受持不違正理故不應捨所誦正文設大名經無此文句於我宗義亦無所違非我宗言說此文句究竟方發近事律儀由說自稱我是近事請持護念便發律儀以自發言表爲弟子如大迦葉得具足戒世尊旣說鄔波索迦應具受持五種學處彼說我是鄔波索迦必具律儀何勞致惑如稱我是國大軍師彼必具閑兵將事業依如是喻智者應思如是分明無過理教若不忍受知柰之何又經主言約持犯戒說一分等尚不應問況應爲答誰有已解近事律儀必具五支而不能解於所學處持一非餘乃至具持

名一分等由彼未解近事律儀受量少多故應請問凡有幾種鄔波索迦能學學處答言有四鄔波索迦謂能學一分等猶未能了復問何名能學一分乃至廣說此全無理唯對法宗所說理中應問答故雖知近事必具律儀而未了知隨犯一種爲越一切爲一非餘由有此疑故應請問諸部若有未見此文於此義中迄今猶諍若異此者佛經數言鄔波索迦具五學處誰有於此已善了知而復懷疑問受多少設許爾者疑問相違謂彼本疑受量多少而問有幾能學學處答學一分等豈除本所疑故彼義中不應問答

經主於此不正尋思於淨理中懷朋黨執翻言對法
所說義中問尚不應況應爲答有餘師說由別契經
證離律儀亦成近事如契經說齊何名爲鄔波索迦
尸羅圓滿謂有近事能斷殺生能離殺生乃至飲酒
故知近事有闕律儀彼於此經甚迷義意此經意說
無漏尸羅以此中無盡壽聲故又如經說齊何名爲
鄔波索迦信根圓滿謂有近事於如來所住有根信
乃至廣說不可說有鄔波索迦此信不成卽全無信
如此經說信圓滿言但約無漏故知所說戒圓滿言
非據有漏但據無漏說如是言是故不應引此經說

證有近事不具律儀無漏戒中無離飲酒故此所釋
理必不然此難不然此經顯說無漏戒體有勝能故
謂佛顯示無漏戒力能令所受近事律儀乃至遮戒
亦定無犯故此經約無漏尸羅說離飲酒亦無有失
故契經說見圓滿者終不故思犯諸學處或此經說
尸羅圓滿欲顯尸羅徧清淨義謂於五戒全無毀缺
方名尸羅徧清淨者依徧清淨立圓滿名若決定無
離戒近事便違經說或有一類具信非戒鄔波索迦
此不相違此說近事不能具足持五戒者名爲具信
非具尸羅或此具言顯可讚義如言此劔磨已具色

非此未磨色令非有戒亦應爾可讚名具戒具衆德
立可讚名與此相違名不具戒若闕律儀亦名近事
苾芻勤策闕亦應成然經主言何緣不許由佛教力
施設不同雖闕律儀而成近事苾芻勤策要具律儀
此率已情無經說故彼前已說唯大名經說近事相
餘經不爾今應定說世尊於何說離律儀而成近事
曾聞經部有作是執亦有無戒勤策苾芻彼執便同
布刺拏等諸外道見非佛法宗一切律儀品類等不
品類非等有二品故下中上別隨何故成頌曰

下中上隨心

論曰八衆所受別解脫戒隨受心力成上中下由如
是理諸阿羅漢或有成就下品律儀然諸異生或成
上品此中上座作是撥言如是所宗違正理教若必
爾者是則應無勇猛正勤修持禁戒世尊亦說軌則
所行皆得圓滿於微細罪見大怖畏此但爲持如先
所得令不毀壞故應發起勇猛正勤非由修持令下
中品轉成中上亦非由起勇猛正勤便捨下中得中
上戒由此卽釋所引契經亦但就持如先所得能於
毀犯微細罪中見大怖畏故作是說不言由此令戒
漸增又彼所言諸有爲法剎那不住故所受戒由衆

緣力及阿世耶從下生中從中生上此亦非理所受
律儀依殊勝緣方得生故謂所受戒必託受緣得已
無容數數重受若先受已後離受緣汎遇餘緣可更
得者先未受戒汎遇餘緣亦應可得無差別故雖諸
有爲皆託緣起而戒必託殊勝緣生故彼所言定不
應理依何義說鄔波索迎彼先歸依佛法僧寶親近
承事所尊重師便獲尸羅故名近事或能習近如理
所爲壞惡事業故名近事或能親近事佛爲師故名
近事分同諸佛得淨尸羅善意樂故如有頌曰
居遠而近佛 由勤勇歸禮 有悲離惡想

故名爲近事

今應思擇無智世間所事種種諸天神衆爲諸近事
應禮彼天如禮世尊爲不應禮何緣於此欵爾生疑
以於世間現有一類事邪天愛染習其心樂率已情
作諸事業不依理教妄作是言鄔波索迎應禮天衆
佛聽許故謂佛聽許供養天神故契經言供養天者
名奉佛教又隨念故謂世尊說應隨念天故應禮天
如說隨念佛法僧寶又不遮故謂無經遮鄔波索迎
禮諸天衆又有思故謂彼諸天承奉合儀能與恩福
又能損故謂彼天神承奉失儀能爲大損故諸近事

應禮天神略敘彼宗所說如是此皆非理且彼所言
佛聽許故應禮天者佛意不然簡別說故謂彼經說
諸淨施主於諸應受祠祀天神於時時間應以三事
無倒供養以禮承奉彼於施主必起善心哀愍護念
令無損惱一於時時應施嚴淨二於時時應施供具
三於時時應施頌願以標三事爲決定因證知世尊
除三事外凡所施作皆非所許非標數名便顯定義
如說地動不犯等言謂如經言四因緣故大地震動
非不更有四因緣外地動因緣又如經言諸阿羅漢
能於五處畢竟不犯非不更有餘不犯處又如經說

在家出家於五處中應數觀察非不更有餘處應觀
如是等言其類非一此亦應爾非決定因此救不然
如動地等餘經說有不可得故此標定數非於餘經
有不定言如動地等以此爲證知此經中標列數名
顯決定理除此餘理無容有故或應所說蘊處界等
如此數名皆成不定或如所說蘊處界等動地因等
數亦應定何緣一類標列數名所顯義中或定不定
以於餘處除此所明或不見餘或見餘故若一切處
以言說同執事皆等便成大過若謂經說供養等言
卽已顯成應禮拜者則佛應遣諸天神衆亦應禮拜

能祠施主如彼經言諸天神衆既被供養及承奉已
應反供養等以報施主恩是故此中但據隨彼所樂
欲事皆正供承名供養等非申禮敬諸天神衆於近
事邊無敢希求禮敬事故如國君主於諸苾芻定無
希求禮敬事者懼損功德及壽命故如契經說毗沙
門天請大目連舍利子等五百聖衆至自宮中設供
養已請施頌願復請從今諸出家者及近事等至我
寺中一切皆應施我頌願我等眷屬亦從今時每以
專誠護持正法令佛弟子出家在家於一切時恒無
惱害時二大聖許其所請徧告一切出家在家諸有

受持佛禁戒者從今以去至天寺中皆應如法施天
頌願然未曾令合掌敬禮由此等證定知世尊於此
經中非許禮敬言隨念故應禮天者亦不應理迷經
義故謂經意說應作念言彼諸有情成就信等從此
捨命已得上生四大王天及餘天衆我亦成就信等
善法亦應同彼當得生天令隨念天與已同德非令
禮敬名隨念天故引此經於彼非證言不遮故應禮
天者亦不應理義已遮故經唯許三事供養天神豈
不此定言已遮禮敬又准略說毗奈耶中亦已義遮
禮天神故謂佛曾說略毗奈耶告諸苾芻我隨文句

所遮制者皆不應行所開許者汝等應行若非所遮
非所開許順穢違淨皆不應行順淨違穢汝等應行
既執如來不遮近事禮諸天衆亦不曾見開許近事
禮諸天神豈不此應第三聚攝然諸近事若禮天神
如是所爲順穢違淨理應是佛所不許行是則還成
佛已遮制言不遮故因不極成何緣禮天順穢違淨
以若近事樂禮天神便與外道等無差別受樂邪徒
所作業故又若近事禮敬天神則應愛重讚天邪論
便與愛樂敬天邪徒同稟尸羅作諸勞侶由此方便
習近邪師墮惡趣因漸堅增盛從此展轉乃至多生

亦樂多行如是邪行又若禮敬諸天神因此便憎
如來聖教以無不敬邪天神者聞佛功德生憤恚心
乍可處中心無憎愛又於過失禮敬持心必定怨嫌
敬功德者何緣信奉大力天神而說名爲敬過失者
以彼禮敬恒樂於他摧伏背恩害諂誑等有過失境
爲增上故由此唯有無聞愚夫於彼天神深生敬愛
若諸賢聖唯於斷滅遠離寂靜大智悲等衆德集成
諸佛世尊深生敬愛依如是義故有頌曰

貧賤有希佈 愚類敬天神 富貴無怖求
智人唯敬佛

又若近事禮敬天神引多有情作大衰損謂事天者咸作是言鄔波索迦深闡佛教現來禮敬我所事天必於天神有懷敬信善哉我等無倒歸依又諸世間樂觀察者推尋佛教未究其真觀此便生如是僻執佛教應似世間書傳不能決定辯真義理乃令如是解佛教人還來歸依諸天神衆引如是等無量有情令增邪執名大衰損近事如是禮敬天神違淨順穢佛所遮止故不應言不遮止故又不遮止非應作因如佛不遮苾芻捨戒以曾無處佛作是言苾芻不應捨所學戒非於捨戒佛曾不遮則諸苾芻法應捨戒

故不應說鄔波索迦應禮天神佛不遮故言有恩故應禮天者亦不應理聞有怨故傳聞熱病老死等苦亦有是彼天神所作不應定說於世有恩又婆羅門長者居士於苾芻衆佛說有恩供給命緣令無乏故豈苾芻衆應禮施主旣不應禮一切有恩故所立因有不定失又諸含識皆悉受用自業所招諸異熟果是故所說所事天神於世有恩有不成失由此亦破能損故因一切有情皆依自業說誰有方能損於誰又彼於他旣能爲損誰有智者愛敬已怨世有善人能益他者諸蒙益者應敬彼人是諸天神性多憤恚

恒樂損惱他諸有情如嫉已怨不應敬禮故彼所說
成相違因又見世間歸敬天者天神於彼有時作衰
亦有有情不敬天者天神於彼不能爲害故彼所說
非敬天因若謂如王亦不應理世間依屬法應爾故
非諸近事繫屬天神自是邪徒相率歸附世間君主
衆所依投非出家人皆應致敬是故近事不應敬禮
一切天神理極成立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七

說一切有部

音釋

蹲跪

蹲徂尊切 跪渠委切 獵良涉切 逐禽也

阿笈摩

梵語也此云教法發極曄切

迄

許訖切 至也

布刺拏

梵語也此云滿卽外道富蘭那也刺盧葛切

京口善女人茅門子氏存日施造卷銀改刻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七卷計字六千九
百九十三個該銀三兩一錢四分八厘用資冥
福早證菩提者
崇禎壬申歲仲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八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八

尊者 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六

諸有歸依佛法僧者爲歸何等頌曰

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槃擇滅

是說具三歸

論曰如本論言歸依佛者爲歸何法謂若諸法妙有現有由想等想施設言說名爲佛陀歸此能成佛無學法言謂若者卽是總標當所說義言諸法者卽是

顯示無我增言妙有言顯妙有性合現有卽明現可得義或妙德合故名妙有現有卽顯是所知性想者謂名言等想者卽是能顯共立能詮標舉能詮故名施設何故標舉次則答言由此能成無倒言說覺一切法一切種相不藉他教故名佛陀或此圓成智等衆德自然開覺故名佛陀或佛陀各顯彼有覺如質礙物各有質礙或佛陀各顯彼能說已所證覺以開覺他如婆羅門來詣佛所以妙讚頌問世尊言
稽首世導師 名最上覺者 何緣父母等
號尊名佛陀

世尊哀愍彼婆羅門亦以伽他而告之曰

婆羅門當知	我如去來佛	成就覺者相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觀三世行
皆有生滅法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於應知斷	修證事已辯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於一切境	具一切智見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於無量劫
修諸純淨行	經無量死生	今於最後身
離塵垢毒箭	證得無上覺	故我名佛陀
能成佛者顯彼諸法與佛施設爲建立因如何此中		

於無量法而總建立標一佛名如依衆多和合人上立一僧寶一勝所歸又於衆多無漏道上立一道蘊無有過失或先已說先說者何謂想等想施設言說卽佛相續無學法中立一佛名無別一佛能成佛法爲是何等謂盡智等及彼眷屬由得彼法能覺一切以彼勝故身得佛名非色等身前後等故爲歸一佛一切佛耶理實應言歸一切佛以諸佛道相無異故經主此中作如是說然尋本論不見有言唯無學法卽名爲佛但言無學法能成於佛不遮所依身亦是佛體是故於此不可難言若唯無學法卽是佛者如

何於佛所惡心出血但損生身成無間罪今詳經主於本論義未甚研尋能成佛言已遮佛體攝依身故謂佛名言依佛義立唯此所目是真佛體若佛名言就依身立於未證得無學法時已有依身應亦名佛故知佛號不目依身由此依身非能成佛故本論說能成佛言已遮依身亦是佛體已顯佛體唯無學法或設許然亦非無難謂佛體性略有二種一者世俗二者勝義歸依佛者現對世俗於勝義佛繫念歸依以託依身而歸依彼由得彼故得佛名法故唯無學法是勝義佛體成無間罪由損勝義然勝義佛必不

可損依如是義理可難言如何於佛所惡心出血但損害生身成無間罪毗婆沙者作是釋言壞彼所依彼隨壞故如是釋難深爲應理又彼經主作如是難若異此者應佛與僧住世俗心非僧非佛云何如是以於爾時學無學法不現前故此難不然非所許故謂我不許學無學法唯現在位方成佛僧唯言佛僧得彼法故得於諸位曾無間斷寧住世俗心便非僧非佛設許現在方成佛僧亦無有過以許彼得其體亦是學無學故得一切時常現前故經主復言又應唯執成苾芻戒卽是苾芻是我所宗豈成過失以得

戒故假說依身亦名苾芻與前義等是故經主於對法宗不善了知所說文義婆雌子部作如是言補特伽羅是所歸佛此非應理所以者何彼無差別不成歸故謂歸離繫補特伽羅與歸世尊有何差別善等差別同不記故若謂如火隨依差別謂如依糠名爲糠火如是依佛法彼亦得佛名此救不然應無常故徒設救執無所成故謂彼所執補特伽羅既隨所依應無常性又依糠火非卽名糠補特伽羅若依佛法但應名佛補特伽羅補特伽羅非卽名佛如是救執竟何所成既執補特伽羅隨法成差別應許能差別

法卽是佛非餘以歸依名顯依由此能滅所有生死
災患有如是用唯此相法故說此法是所歸依餘皆
不然是說爲善又應許佛補特伽羅成世間法故契
經說今見世尊諸根變異汝等旣執補特伽羅由隨
所依故成差別何緣依佛法彼得佛名非佛法爲依
不名非佛此中無有差別理故若謂如人雖有髮等
黑而不隨彼可得名白人是則應成捨前救執謂彼
前執補特伽羅由隨所依故成差別今復不許補特
伽羅隨其所依成差別故豈亦有火得差別名隨一
分依不隨一分又依有漏無漏所成補特伽羅應成

二體不爾應捨前所救執又世尊說我於世間生非
補特伽羅亦有生理若異此者世尊應言我現世間
然說不爾是故決定法爲所歸如世尊言但應依法
不應依彼補特伽羅又世尊言若見法者卽是見我
又契經說佛雖轉變而心無異非汝所執補特伽羅
可有轉變以汝不說補特伽羅是無常故今乘義便
且以餘理破汝所歸補特伽羅其體非實餘處廣辯
尊者矩摩邏多作如是說佛有漏無漏法皆是佛體
故契經說今者佛身衰老朽邁又世尊說我今重病
生隣死受告阿難陀汝應爲佛於此敷設唄但羅僧

又契經言汝應以飲食如法供養佛爲上首僧又契經言諸苾芻衆受持佛語又契經言於如來所惡心出血又經說佛以足躡衣又契經言我今觀佛威光熾盛如妙金臺又世尊言我今欲往娑多山處報藥又恩又契經言汝等實主若得見佛獲無上利又饒益他方得名佛饒益他者多是俗智又諸佛用大悲爲體此是有漏法有情相轉故如是等類教理衆多非無漏中可有斯事故非唯無漏佛法爲佛體此亦非理由無學法力非身等法假立佛名故云何知然佛眼根等與前眼等無差別故又如有漏名無學明

經說三明是無學故非死生智可是無學此緣形顯故有情相轉故無學身有得無學名餘法亦然與諸佛法墮一相續亦得佛名又佛身等不應是佛以應斷故夫言佛者都無過失非應斷故又經說身無明集成故豈可說佛亦無明集成又諸佛身是不淨境以一切欲界色是不淨觀境故非佛應爲不淨觀境經說緣佛增長善根生欣作意諸不淨觀一向與狀作意相應故知佛身非真是佛又說業食爲身因故佛身諸處業異熟攝是段等食之所資長豈應於此立眞佛名若人說佛因於業有誰有智者而不訶責

豈有智人誤發此語後自覺察而無悔愧若據佛資糧依止攝益等假說爲佛於理無遮餘處亦曾見此例故如言食是命酪是熱病等又佛身中大悲俗智先菩薩位其體已有此若是佛佛應先成若有別因令此二種後轉名佛卽應許此能差別法是佛非餘破此亦應同前一類違正理教自分別執然大衆部復作是言如來身中所有諸法皆是無漏盡是所歸以經說身是已修故謂契經說已修身心如說已修心許心是真淨身亦應爾旣說已修如何可言非真無漏如是等證其類寔多此一類宗辯本事品已廣

遮遣無勞重破然契經說已修身者約對治修故作是說是已修習能離色染無間道義又契經言彼已修習四種念住復言四念住總攝一切法則一切法應皆無漏若謂此據自性相離二念住說餘亦應同謂契經言已修身者何故不許修身念住又有漏善亦是所修故引修言證無漏者此證與理豈得相應又彼所言若佛眼等是煩惱境故是有漏豈不亦是離染所緣何理能遮是無漏性此例非等如前已辯有漏無漏相差別故然契經說煩惱所緣聖道所狀名有漏者應共尋求此經意趣善逝意趣極爲難識

今見此經所說意者若所緣境煩惱味著執爲已有亦爲聖道之所厭惡是名有漏理應眼等漏所味著執爲已有可成有漏不應例言眼等諸法無漏所厭惡應亦成無漏欣厭既異爲例不齊非佛眼等爲無漏法作道等行相欣樂而緣不可說言佛眼等法無漏厭惡而成無漏又如貪瞋於諸漏轉於眼等轉其相亦然故可說言眼等諸法同諸漏法亦成有漏非如聖道於聖道轉於眼等轉其相亦然故不可言眼等諸法同聖道法亦成無漏故彼劬勞無所成者雖復種種妄率已情無損我宗經所說相唯有大聖迦

多衍尼子說所歸佛體無有過失僧伽差別略有五種一無恥僧二瘧羊僧三朋黨僧四世俗僧五勝義僧無恥僧者謂毀禁戒而被法服補特伽羅瘧羊僧者謂於三藏無所了達補特伽羅譬如瘧羊無辯說用或言瘧者顯無說法能復說羊言顯無聽法用卽顯此類補特伽羅於三藏中無聽說用朋黨僧者謂於遊散營務鬪諍方便善巧結構朋黨補特伽羅此三多分造非法業世俗僧者謂善異生此能通作法非法業勝義僧者謂學無學法及彼所依器補特伽羅此定無容造非法業五中最勝是所歸依如讚歸

論
依伽他中說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於如是法補特伽羅二勝義僧中迦多衍尼子意但以法爲所歸僧故本論中作如是說歸能成僧學無學法豈不此說與經相違謂契經中世尊說有四雙八隻補特伽羅是福田僧皆應供養經有別義謂彼經中說福田僧應供養故彼經意顯能受施僧二勝義僧中能受他施者非學無學法唯補特伽羅此本論中說歸依義真能救護方是所歸真救護能唯在

聖法故契經言但應依法不應依彼補特伽羅由此論經不相違背又此應是不了義經待不違理別意趣故待別意趣方可了者此類名曰不了義經謂此經中所立四八果向差別補特伽羅法補特伽羅定依何建立據直言義理俱不成若謂依法應唯立五謂阿羅漢果及四種向無漏法和合所成僧伽若依補特伽羅亦非定八以成八數定因不可得故謂無量品別施設僧伽依一補特伽羅乃至無量故謂或依一施設僧伽如說若能如其次第以諸飲食供養一僧便獲供養一切僧福或有依四施設僧伽如供

論
養衆僧說戒羯磨等或有依五施設僧伽如悉舉等
或有依八施設僧伽如此經說或有依十施設僧伽
如依中國受具戒等或依二十施設僧伽如出衆餘
爲羯磨等此中後後能攝前前非於前前能攝後後
從此以後數無決定乃至依無量亦施設僧伽如餘
處說苾芻僧伽苾芻尼僧伽或二部僧伽或賢聖僧
伽聲聞僧伽等於此多種依多品別補特伽羅施設
於僧內唯此依八補特伽羅名福田僧非依餘品如
是差別有何定因由此二門皆不應理故知此是不
了義經若謂唯齊此補特伽羅總攝諸聲聞所有無

漏功德種類所成種種若二若三相續差別故唯約
此顯示福田此亦非理且許施設補特伽羅僧要待
法僧故則應唯法是勝義僧補特伽羅如前已說若
前若後無差別故又依此八補特伽羅亦不具能總
得一切聲聞無漏法功德種類盡以非唯一預流果
向能得一切此向功德如是乃至阿羅漢果若謂向
果無差別故唯此總說一切盡者何不說五而說八
耶以於此中大第可得餘三攝在此三中故又依法
立補特伽羅唯依四雙道說八補特伽羅故以約殊
勝功德所依顯示有情八種差別故此意說補特伽

羅豈不卽爲唯依於法自相相差別理成以於法中若總若別理皆得成立非補特伽羅是故於此唯依於法施設僧伽分明可見若爾何故不唯說五爲總攝法品類盡故以非一切一來果向總攝一切預流果盡如是乃至阿羅漢向不攝一切不還果盡是故爲顯聖道差別應說此八補特伽羅故此契經成不了義由唯約法建立僧伽故我軌範師迦多衍尼子爲善成立所歸僧伽諸勝施設中說有情故非定唯法者理亦不然彼由法力成差別故無餘方便令所化生能正了知佛等勝德故佛方便依有情門立

勝施設令知無過於此義中復應思擇佛爲僧攝非僧攝耶若僧攝者則勝施設證淨寶歸數皆應減又與至教所說相違如契經言

佛告長者何謂僧寶謂於當來此世界中有善男子生刹帝利婆羅門家或生吠舍戍達羅家歸投如來應正等覺出家修證是名僧寶又契經說佛在僧前又契經言佛於某處與若干數苾芻僧俱若非僧攝契經何故作如是言汝等若能以少施物如次供養佛上首僧則於僧田獲得周徧清淨施福又契經說汝喬答彌若奉施僧亦供養我又經說有四雙八隻

補特伽羅名福田僧不應說佛離八而有僧有多種
謂有情人聲聞福田及聖僧等佛於此內非聲聞僧
可是餘僧自然覺故又不成就聲聞法故又爲聲聞
制立學處言不應受畜等佛衣量衣若佛世尊聲聞
僧攝亦應受學如是學處又亡聲聞所有衣物世尊
聽許苾芻衆分若佛世尊聲聞僧攝世尊衣物亦應
許分既不許分是故知佛可餘僧攝非聲聞僧由是
極成佛僧無雜然契經說汝等若能以少施物如次
供養佛上首僧獲偏福者約福田說故無有過由此
已解喬答彌經或彼經言亦供養我亦言意顯簡佛

非僧若佛卽僧亦言何用佛所說八補特伽羅爲顯
聲聞僧位差別言僧中有八位不同不作是言八皆
僧攝或所說八皆福田僧佛亦福田故無有過施僧
施佛何得大果有作是言施僧果大一切無漏聖法
種類皆於僧中具可得故又言僧是上福田故又有
施主將物施佛世尊勸令迴施僧故然我所宗施佛
果大以契經說諸佛世尊證得一切增上自在殊勝
功德名最尊故又佛世尊一向無失諸煩惱習皆無
餘故又僧所修梵行功德一切皆由佛所生故又佛
世尊自他利德皆已圓滿至究竟故經說此德爲最

勝故以能速疾引他心故廣大願思緣此生故然彼所言一切無漏聖法種類皆於僧中具可得者此不成證世尊身內無量無邊不共功德具可得故如說假使語世界中一切有情皆阿羅漢或獨勝覺所有功德欲比世尊不及少分所言僧是上福田者亦非證因有別意故謂約僧衆其數甚多能受用多所施財物能令施主受用福增是故言僧福田中上或顯僧衆住經久時及徧諸方故作是說或僧雖復是上福田然佛福田是上中極由前所說諸因緣故所言施主將物施佛世尊勸令廻施僧者此證非理觀別

因故謂佛爲欲令僧住持無上正法得久住故勸以施物廻施於衆毗婆沙師作如是說爲令施主緣聖慈尊金色相身殖勝因故歸依於法謂歸愛盡離滅涅槃如是一切是煩惱斷名之差別或有謂愛味著門轉不應棄捨故寄愛名通顯一切煩惱永盡愛與餘煩惱同一對治故言愛盡者謂見所斷諸愛永斷故預流者此愛盡時便自記別諸惡趣盡謂我已盡那落迦等所言離者謂欲界中諸所有食多分已斷卽是已薄欲界食義滅謂欲界諸愛全斷此地煩惱當於爾時決定無能繫縛義故言涅槃者謂色無色

諸愛永斷由此盡時諸所有苦皆永寂故此則顯示
四沙門果或此四種如其次第顯三界愛斷及永般
涅槃或愛盡者三界愛斷所言離者除愛所餘諸煩
惱斷所言滅者顯有餘依般涅槃界言涅槃者顯無
餘依般涅槃界有餘師說歸依法者謂通歸依諸佛
世尊所說雜染及清淨法彼說非理所以者何佛說
涅槃名最上法又有經說滅爲最上是故唯應歸依
此法此中何法是所歸依能歸是何歸依何義所歸
依者謂滅諦全道諦一分除獨覺乘菩薩學位無漏
功德何緣彼法非所歸依彼不能救生死怖故謂諸

獨覺不能說法教誡諸有情令離生死怖菩薩學位
不起期心故亦無能教誡他義故彼身中學無學法
不能救護非所歸依有餘師言不和合故不顯了故
如其次第獨覺菩薩非所歸依緣彼亦生無漏意淨
故彼亦是證淨境攝此中能歸語表爲體自立誓限
爲自性故若并眷屬五蘊爲體以能歸依所有言說
由心等起非離於心如是歸依救濟爲義他身聖法
及善無爲如何能爲自身救濟以歸依彼能息無邊
生死苦輪大怖畏故非如牧豎防護諸牛提婆達多
守餘人等但令不散非所歸依不能令息生死畏故

雖復亦有歸佛法僧然彼不蒙現救濟者以彼違越
佛教理故如有依王而違王勅王不救濟此亦應然
有餘師說彼亦能與後邊善根爲種子故歸依但作
正行種子非卽由此能息苦輪故有歸依未蒙救者
有餘師說彼雖歸依未能奉行歸所爲故歸依所爲
其體是何謂見四諦故伽他說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三所歸依有差別者佛唯無學法二俱非僧體貫通
學與無學又佛體是十根少分僧通十二法體非根
擇滅涅槃非根攝故又歸依佛謂但歸依一有爲沙
門果歸依法者謂通歸依四無爲沙門果歸依僧者
謂通歸依四有爲沙門果及四果能趣向又佛譬如
能示導者法如安隱所趣方域僧如同涉正道伴侶
應求此等三差別因應思何緣於餘律儀處立離非
梵行爲其所學唯於近事一律儀中但制令其離欲
邪行頌曰

邪行最可訶 易離得不作

論曰唯欲邪行極爲能觀此他世者共所訶責以能
侵毀他妻等故感惡趣故非非梵行又欲邪行易遠
離故諸在家者耽著欲故離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
不能長時修學故不制彼離非梵行謂無始來數習
力故姪欲煩惱數起現行諸在家人隨順欲境數易
和合抑制爲難故不制彼令全遠離又諸聖者於欲
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聖者亦不行故離非
梵行則不如是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爲制立離欲
邪行若異此者經生有學應不能持近事性戒若諸
近事後復從師要期更受離非梵行得未曾得此律

儀不有餘師說得此律儀然不由斯方成近事亦不
由此失近事名亦非先時戒不圓滿有說不得未得
律儀然獲最勝杜多功德名獲最勝遠離法者謂能
遠離姪欲法故由此若能遠離妻室淨修梵行功不
唐捐若有先時未取妻妾普於有情類受近事律儀
於後取時寧非犯戒今非他攝故如用屬已財謂於
今時以況術力或財理等種種方便攝彼屬已不繫
於他如何難令於彼犯戒又有別理今取彼時於前
律儀無所違犯頌曰

得律儀如誓 非總於相續

論曰諸受欲者受近事戒如本受誓而得律儀本受誓云何謂離欲邪行於他所攝諸女人所起他攝想而行非法如是乃各犯欲邪行非於一切有情相續先立誓言我當於彼離非梵行而得律儀云何今時可名犯戒既如本誓而得律儀今正隨行如何名犯先取妻妾後受律儀於自妻等亦發此戒以近事等別解律儀一切有情處所得故若異此者於自妻妾非處非時非支非體亦應不犯欲邪行戒於舊所受既有犯者於新所受應有不犯故不應有_之所難何緣於四語業道中立離虛誑語爲近事學處非立

以開虛誑語 便越諸學處

論曰越諸學處被檢問時若開虛誑語便言我不作因斯於戒多所違越故佛爲欲令彼堅持於一切律儀皆遮虛誑語云何令彼緣力犯戒時尋卽生慙如實自發露何緣一切離性罪中立四種爲近事學處然於一切離遮罪中於近事律儀唯制離飲酒頌曰遮中唯離酒 爲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儀故爲護餘令離飲酒謂飲酒已於惡作說別悔墮落衆餘他勝五部罪中不能防守或有是處由此普於諸學處海擾亂違越由此世尊知飲諸酒是起一切性罪因故能損正念及正智故能引破戒破見愚故於一切種離遮罪中難說此爲近事學處故離飲酒雖遮戒攝而於一切立學處中與離性罪相隨而制有言飲酒是性罪攝由阿笈摩及正理故阿笈摩者謂契經言身有四惡行殺生至飲酒不應遮罪是惡行攝又如上座鄔波離言我當如何供給病者世尊告曰

唯除性罪餘隨所應皆可供給然有染疾釋種須酒世尊不開以酒供給非佛於彼染疾必芻自說是師而不憐愍由正理者聖者易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又離飲酒世尊說爲近事律儀如殺等故正理論者作如是言雖於此中若如理辯必遭一類愚者所譏然彼心遊正法相外無容枉理彈彼邪言故我必應辯正法相非飲諸酒是性罪攝由此中無性罪相故性罪遮罪其相云何未制戒時諸離欲者決定不起是性罪相若彼猶行是名遮罪又若唯託染汙心行是性罪相若有亦託不染心行是名遮罪爲防餘失

佛遮止故今於此中應共思擇爲有於酒雖極憎嫌而爲良醫令飲除疾正知強服不起涂心爲無如斯無涂心者若許有者旣無涂心如何可成性罪惡行若謂無者如何爲疾正知強服而有涂心豈不先知飲酒是罪無慙故飲或於飲罪愚謂非罪卽是涂心此救不然謂飲諸酒體性是罪理不成故應審何緣此皆性罪諸有爲疾以無涂心知量而飲能不醉亂如爲除病知量服毒能令無損豈是罪耶故非飲酒皆惡行攝若爲僑逸或爲歡娛或如醉亂而貪故飲此等皆託涂汙心生約此經中說身惡行應知此是

性罪所攝設佛不遮亦是罪故或飲諸酒由放逸處故名惡行非由性罪故此獨立放逸處名非殺生等是性罪故然爲病者總開遮戒復於異時遮飲酒者爲防因此犯性罪故謂勿由知飲是遮罪無多過失便縱貪情漸次多飲遂致醉亂因斯放逸造多性罪爲欲深防造性罪故至毛端量亦不許飲又令醉亂量無定限故遮乃至飲毛端所需量非定遮故卽謂飲酒是性罪攝如博戲故如說苾芻汝等決定不應博戲非諸博戲決定遮故便是性罪然博戲者多過患故世極訶故佛決定遮此亦應然故非性罪然彼

所說聖者易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是性罪者何故
不言有阿羅漢亦現行故應是遮罪攝如非時食等
若經生聖者得不作律儀則定不應飲諸酒者諸阿
羅漢亦應定得不飲律儀如殺生等若謂大師末制
戒故容有飲者不受律儀在家諸聖何緣不飲非離
餘酒可是無漏律儀自性如先已說又若聖者定不
行故是性罪攝則應一切聖者所行皆非性罪是則
非梵行應非性罪攝然非所許故此非因由此亦遮
有作是說以契經說數習能令墮惡趣故如殺生等
故飲諸酒是性罪攝以非梵行雖是性罪而說數行

不墮惡趣故彼所說非決定因然說數習墮惡趣者
顯數飲酒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又能發引
惡趣業故或能令彼轉增盛故亦見有說斷生草等
令墮惡趣故此無能證飲諸酒是性罪攝有餘師釋
如說修慈以密意門說墮惡趣謂契經說能修慈心
得八勝利非修慈故即能令其得不還果但據得果
修慈爲先密作是說飲酒亦爾謂酒能損大種諸根
便失正念尋生放逸遂造惡業因墮惡趣依如是義
故作是言又彼所言離飲諸酒世尊說是近事律儀
故此定應是性罪者亦不應理以非定故應如近住

論
所受律儀如八戒中非時食等離殺等四立近住支
然彼定非性罪所攝此亦應爾故非證因雖彼謗言
爲貪飲酒矯立飲酒是遮罪攝今應徵問非時食等
汝等許是性罪攝耶彼答言非豈亦汝等貪非時食
耽著博戲歌舞掘地斷生草等矯立此等是遮罪耶
若謂不然法相爾故是則汝等所設謗言無益自增
非愛業道如契經說牽羅迷麗耶末陀放逸處依何
義說言牽羅者謂米麥等如法蒸煮和麴麴汁投諸
藥物醞釀具成酒色香味飲已憒醉迷麗耶者謂諸
根莖葉華果汁爲前方便不和麴麴醞釀具成酒色

香味飲已憒醉於中一類甘蔗成者得施途名蒲萄
果汁所醞成酒名爲末途卽此末途令人耽醉勝於
餘酒故名末陀或卽牽羅迷麗耶酒飲已令醉總名
末陀若蒲萄汁醞成酒味飲已令悶不得自在如飲
毒藥鬼魅所持失志猖狂故不令飲非已成醉及酒
未成亦不應飲如甘蔗汁不應觀飲量若少若多但
眞得酒名皆不應飲多少皆是放逸處故爲遮一類
愚闇增強耽味纏心作如是說飲酒非失但遮過量
能不憒醉飲亦無罪故說諸酒名放逸處謂雖不醉
有令醉能佛爲深防皆不聽飲故戒經說若有苾芻

飲諸酒者皆犯墮落契經亦說若飲諸酒感非愛果
其類寔多或於此中爲欲顯示離飲酒意說諸酒已
復重說此放逸處言意顯酒非不淨性罪是放逸處
故不應飲言放逸者不顧應作趣不應作故名放逸
是放逸因名放逸處有作是說醞食成酒名爲宰羅
醞餘物所成名迷麗耶酒卽前二酒未熟已壞不能
令醉不名末陀若令醉時名末陀酒簡無用位重立
此名然以檳榔及稗子等亦能令醉爲簡彼故須說
宰羅迷麗耶酒雖是遮罪而令放逸廣造衆惡墮諸
惡趣爲顯彼是聖所遠離惡行應斷言放逸處若飲
酒已不吐未消彼必不能受律儀等酒是放逸所依
處故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八

說一切有部

音釋

研

五堅切
窮究也

宰

蘇骨切

麴

丘六切
麴也

蘖

魚傑切
蘖也

醞

醞釀切
醞釀

釀

醞釀切
釀汝

亮切

醞釀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檳榔

京口善女人茅門于氏存日施造卷銀收刻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八卷計字八千二
百七十五箇該銀三兩七錢二分四厘用資冥
福早證菩提者
宗禪壬申歲仲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尊者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七

別解脫律儀從何而得復從何而得餘二律儀頌曰
從一切二現得欲界律儀從根本恒時
得靜慮無漏

論曰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根本業道及從
前後近分而得從二得者謂從二類卽情非情性罪
遮罪於情性罪謂殺等業遮謂女人同室宿等非情

性罪謂盜外財遮謂掘地斷生草等從現得者謂從現世蘊處界得非從去來由此律儀有情處轉去來非是有情處故有情處者謂諸有情及諸有情所依止處現蘊處界內者卽是有情所依外者名爲有情所止非過未故若得靜慮無漏律儀應知但從根本業道以定中唯有根本業道故非從前後近分而得以在定位唯有根本在定位中無此律儀故從有情數所發遮罪尚不得此二種律儀況從非情所發遮罪從恒時者謂從過去現在未來蘊處界得如與此戒爲俱有心由此不同應作四句有蘊處界從彼

唯得別解律儀非餘二等第一句者謂從現世前後近分及諸遮罪第二句者謂從去來根本業道第三句者謂從現世根本業道第四句者謂從去來前後近分有言非得善律儀時有可現世惡業道等故應別立此四句文謂應說言有一類法於彼唯得別解律儀非二律儀乃至廣說第一句者謂於現在得前後近分及遮罪遠離餘隨所應皆如是說於業道等處置業道等聲故前四句義亦無失由如是理亦通防護過現業道等非唯防未來以業道等聲說彼依處故若異此者則應但說防護未來律儀但能防未

論
來罪令不起故非防過現已滅已生律儀於彼無防
用故諸有獲得律不律儀從一切有情支因皆等不
非一切等其相云何頌曰

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不律從一切

有情支非因

論曰律儀定由調善意樂普緣一切有情方得非少
分緣惡心隨故支因不定支謂業道且於別解諸律
儀中有從一切支謂苾芻戒有從四支得謂餘律儀
許因不同略有二種一無貪等三種善根二下中上
等起心別就初因說一切律儀由一切因一心有故

就後因說一切律儀各由一因以下品等不俱時起
如先說故此中且就後三因說或有一類住律儀者
於一切有情得律儀非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
或中或上受近事勤策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
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
或上受苾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
律儀由一切支及一切因謂以三心受近事勤策苾
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
切因非一切支謂以三心受近事近住勤策戒無有
不偏於諸有情得律儀者已說因故非於一分諸有

情所誓受律儀惡心全息今應思擇於佛乃至蟻子
身上所得律儀爲有別不若有別者趣不定故於諸
有情所得律儀應有增減若無別者何緣殺人犯他
勝罪殺非人者唯犯麤惡若殺傍生犯墮落罪非有
情境身差別故令所受戒亦有差別然罰罪業有差
別者應知但由別加行故殺人加行與殺非人乃至
殺蟻皆有差別且殺同趣同部罪中由加行殊業尚
有異如殺香象所獲罪多若殺蚊蟲所獲罪少何況
異趣加行有別異部罪中而無輕重由總意樂建立
律儀謂普於有情無有差別起調善意樂求得律儀

非於一有情不捨惡意樂而可求得別解律儀故得
律儀無有差別以得律儀者必不別視補特伽羅支
處時緣故謂定不作如是別觀於某有情我離殺等
於某支戒我定能持於某方域我離殺等我唯於彼
一月等時除戰等緣能離殺等如是受者不得律儀
但得律儀相似妙行是故無有由諸有情身差別故
戒有差別又於自身不得根本業道所攝別解律儀
勿思法等由自殺害成無間等所攝罪業得眷屬攝
於理無遮謂離最初衆餘罪等又此所受別解脫律
儀通於一切能不能境得非唯於能境得此律儀要

普於有情起無損惱意樂無別方可得故若謂不然於睡悶等皆不可殺故應不得律儀若謂彼覺得本心已還可殺者此亦應然以非所能有可改易爲能境已還可殺故有作是說若唯於能則此律儀應有增減以所能境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有轉易故此不成難境轉易時無此律儀得捨因故謂所能境及非所能後轉易爲不能能境無理令彼捨得律儀總於所能得律儀故若必欲令能不能境有轉易故戒有捨得則成律儀增減過者豈不有草本無而生有諸有情永入圓寂由此應有捨得律儀亦不離前戒增

減失是故前說於理無過又非過去一一如來及所化生入圓寂故後佛於彼不得律儀有後律儀減於前失律儀非對一一有情各異相續別發得故又前後佛戒支等故謂諸律儀隨無貪等爲因差別生別類支一一類支各一無表總於一切有情處得如是無表旣無細分不可分析爲少爲多如何言有後減前失又一切佛徧於有情具一切支律儀無表以支數等無差別故無後佛戒減於前失已說從彼得諸律儀得不律儀定從一切有情業道無少分境及不具支不律儀者此定無有由一切因下品等心無俱

起故若有一類由下品心得不得儀後於異時由上品心斷衆生命彼但成就下不得儀亦成殺生上品表等中品上品例此應知此中應思於屠羊等事有唯受一得不得儀不應言亦有受一事得若爾何故無從一切因得不得儀如得律儀者雖於殺等差別表中先已受一後更別受而不得儀非更新得謂先總望一切有情起無所遮損害意樂爲活命故受不得儀彼於今時復何所得故此無有從一切因然律儀中有從近事受勤策戒勤策復受苾芻律儀別別受時所受業道眷屬異故隨要期異得先未得由此

可得從一切因此中何名不得儀者謂諸屠羊屠雞屠猪捕鳥捕魚獵獸劫盜魁膾典獄縛龍煮狗及罝罾等等言類顯讒構譏刺伺求人過喜說他非非法追求以活命者及王典刑伐斷罪彈官等但恒有害心名不得儀者由如是種類住不得儀故有不得儀故行不得儀故巧作不得儀故數習不得儀故名不得儀者言屠羊者謂爲活命要期盡壽恒欲害羊餘隨所應當知亦爾諸屠羊者唯於諸羊有損害心非於餘類寧於一切得不得儀徧於有情界得諸律儀其理可爾由普欲利樂勝阿世耶而受得故非屠羊

等不律儀人於已至親有損害意乃至爲救自身命緣亦不欲殺如何可說普於一切得不律儀此亦然不律儀者徧於有情境善意樂壞故雖無是處而假說言設諸有情及父母等一切皆作羊像現前屠者徧緣皆有害意謂彼久習不律儀心乃至已親亦無所顧爲活命故設已至親現變爲羊尚有害意況命終後實受羊身於彼能無殺害意樂不律儀者受惡戒時必起如斯凶悖意樂設我母等身卽是羊我亦當殺況餘生類由此意樂得不律儀異此但應得處中罪由此雖了親現非羊而亦有害心故徧得惡

戒雖無聖者當作羊身而同至親亦有害意經主於此作是例言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親等得不律儀羊等未來有親等體旣於彼體無損害心應觀未來至親等體於現羊等不得惡戒如是等例於理不齊無善意樂故有惡意樂故謂彼正受不律儀時無正思惟調善意樂我當不害一切有情有邪思惟凶悖意樂我當普害一切有情事雖主羊而心寬徧是故容有觀未來羊於現聖親亦發惡戒非觀來世聖及至親於現羊身不發惡戒或無勞諍理應同許且如有一受屠羊人雖一生中不與不取於已妻妾住

知足心瘞不能言無語四過而因羊壞善阿世耶具
得七支不律儀罪如是於親等雖無害心而善阿世
耶因羊壞故徧有情界得不律儀若先要期受善學
處後不全損善阿世耶由遇別緣唯受殺者得處中
罪非不律儀但得不律儀必應全損善阿世耶故具
得七支經部諸師於此僻執隨所期限支具不具及
全分一分皆得不律儀律儀亦然唯除八戒由隨彼
量善惡尸羅性相相違互相遮故若爾應受不律儀
人亦名近事應諸近事亦得名爲不律儀者云何應
爾理逼應然謂屠羊人立如是誓我爲活命雖受殺

羊然受離餘不與取等或諸近事作是誓言我定受
持離殺生戒爲活命故唯受盜等無如是理一相續
中二阿世耶互相違故理應如是所以者何不律儀
人若於是處阿世耶壞唯於是處勿有律儀近事亦
然若於是處阿世耶不壞唯於是處勿有不律儀許
隨彼量善惡尸羅性相相違互相遮故若一一處得
不律儀卽能總遮一切善戒及一一處得善律儀卽
能總遮一切惡戒是故無有不律儀人亦名近事及
無近事亦得名爲不律儀者此亦非理違前說故雖
屠羊人爲欲活命但受殺業然於有情意樂壞故亦

應成就不與取等諸不律儀由是理應離盜等者亦應遮止殺不律儀若汝意謂諸屠羊者於他物等意樂不壞不應獲得彼不律儀豈不亦應離盜等者有於羊所意樂既壞不應遮遏殺不律儀如是還應不免前過若於是處有善意樂卽於是處唯得善尸羅及於是處有惡意樂卽於是處唯得惡尸羅則不應許由隨彼量善惡尸羅互相遮止此顯所受善惡尸羅非一一支徧能遮故若汝意謂如善律儀有不具支此亦應爾謂如有受近事近住勤策律儀雖不具支而亦得彼缺支攝戒受不律儀亦應如是此例非

等律儀不律儀用功不用功得有異故謂諸善戒要藉用功善阿世耶方能受得以難得故理數必應非受一時總得一切若諸惡戒不藉用功惡阿世耶便能受得非難得故理數必應隨受一時總得一切以於欲界不善力强惡阿世耶任運而起造諸重惡不待用功善阿世耶易毀壞故隨受一種便總得餘善則不然故例非等現見穢草不用功生要設劬勞嘉苗方起又如有受不律儀人作是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屠羊等亦得不律儀由不律儀易受得故以於欲界不善力强雖不恒爲而得惡

戒諸有欲受出家律儀若作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離殺等不得善律儀由善律儀難受得故以於欲界善法力劣若不恒持不得善戒此亦應爾爲例不齊故經部師避無根過而反墮在難拔過中智者應詳無倒取捨已說從彼得不律儀得不律儀及餘無表如何方便未說當說頌曰

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得所餘無表

由田受重行

論曰不律儀人總有二種一者生在不律儀家二生餘家後受此業諸有生在不律儀家若初現行殺等

加行是人由作得不律儀若生餘家後方立誓謂我當作如是事業以求財物養活自身初立誓時便發惡戒是人由受得不律儀由三種因得餘無表餘無表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處中攝故由三因者一者由田謂於如斯有德田所初施園林等善無表便生如說有依諸福業事二者由受謂自要期言我從今若不供養佛及僧衆不先食等或作誓限於齋日月半月及年常施食等由此有善無表續生三由重行謂起如是殷重作意行善行惡謂淳淨信或猛利纏造善惡時能發無表長時相續乃至信纏勢力終盡

如前已說如是已說得律儀等捨律儀等今次當說
且云何捨別解律儀頌曰

捨別解調伏 由故捨命終 及二形俱生

斷善根夜盡 有說由犯重 餘說由法滅

迦濕彌羅說 犯二如負財

論曰調伏聲顯律儀異名由此能令根調伏故由五
緣捨別解律儀一由故捨謂於律儀由阿世耶不懷
欣慕爲捨學處對有解人發起相違表業差別非但
由起捨學處心如得律儀心無能故又在夢中捨不
成故非但由起表業差別忿癡狂等捨不成故非但

由二對傍生等起心發表捨不成故二由命終謂眾
同分增上勢力得律儀故三由依止二形俱生謂身
變時心隨變故又二形者非增上故四由斷滅所因
善根謂表無表業等起心斷故是此律儀因緣斷義
捨盡壽戒由上四緣近住律儀亦由夜盡謂近住戒
由上四緣及夜盡捨過期限故夜盡者謂明相出時
諸軌範師多分共許如是五種捨律儀緣有餘部師
執隨犯一感墮重罪捨出家戒有餘部執正法滅時
別解律儀無不皆捨以諸學處結果羯磨所有聖教
皆息滅故爾時雖無得未得律儀而先得律儀無有

捨義迎濕彌羅國毗婆沙師蘊理教於心作如是說
非犯隨一根本罪時一切律儀有皆捨義然犯重者
有二種各一名具尸羅二名犯戒者若於所犯應可
悔除發露悔除唯名具戒如有財者負他債時名爲
富人及負債者若還債已但名富人此亦應然故非
捨戒以何理教蘊在心中且辯心中所蘊正理謂如
受一一非徧得律儀應犯一一時非徧捨一切本於
一切有情處所受得律儀不應今時於一犯罪便捨
一切若汝意謂出家律儀必無別受還別得義如何
可說如非別受徧得律儀應無犯一徧捨一切故例

非等此詰不然自所許故謂汝亦許在家律儀非犯
根本便捨一切或汝自許別解律儀隨別受時還得
爾所如是應許犯律儀時隨所犯捨非捨一切且所
受戒有是極成非犯一時頓捨一切苾芻勤策理亦
應然設犯重時無容皆捨或先已說先說者何謂闕
律儀若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應成故無近事闕律
儀者如彼別犯非捨一切苾芻勤策例亦應然或於
此中有何理趣於四重罪隨犯一時出家律儀一切
頓捨非於三種有善意樂乃至爲救自身命緣亦不
欲犯非捨一切如汝宗說得不律儀若爾何緣薄伽

梵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不名沙門非釋迦子破苾芻體害沙門性壞滅墮落立他勝名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且汝應說何緣犯重便捨一切非犯所餘以犯所餘可悔除故若犯餘罪未悔除時不失苾芻性悔除何所益更求何益此令苾芻性不缺漏不朽不雜能令如是成何功德若令如是便得生天若爾諸天對持戒者應極可供養執於尸羅無違犯者專求生彼故然非聖教專爲生天令苾芻等清淨持戒故非悔者專爲生天旣爾應言非犯戒者可能現證出世功德故悔除者異不悔除豈不對於出世功德

可悔除罪未悔除時彼亦非全破苾芻體何緣不許犯重苾芻犯不可除他勝罪故雖亦成就所餘律儀於出世德畢竟非器故世尊言非苾芻等又可除罪未悔除時如何有餘苾芻性在以彼於入正性離生及餘一切無漏功德皆能爲障乃至爲修不淨觀等尚不能令心住一境況能成就若如是類有苾芻體當自歸禮汝是苾芻與犯重人有何差別是故應許犯重苾芻如無子能子說非子於無人用人說非人於無形男說非男等於苾芻事旣不能成雖有餘律儀說非苾芻等佛如是說於義何違非唯能持別解

脫戒於佛聖教少有所成由此律儀招有果故然諸
佛意憎背有果持戒無缺尚未稱情況犯重人能適
佛意以違佛意如子違父所作事業不稱本期由此
故言非苾芻等此言非證捨律儀因毗婆沙師以如
是理蘊在心首決判此言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
此中經主作如是說此言凶悖凶悖者何謂於世尊
了義所說以別義釋令成不了與多煩惱者爲犯重
罪緣_二知此言是了義說由律自釋有四苾芻一名
想苾芻二自稱苾芻三乞句苾芻四破戒苾芻此義
中言非苾芻者謂非白四羯磨受具足戒苾芻非此

苾芻先是勝義後由犯重成非苾芻故知此言是了
義說豈唯白四羯磨受具足戒苾芻有犯重罪非由
三歸三說受具足戒苾芻亦犯重罪何理遮此三歸
得戒令不犯重成非苾芻設許此言是了義說唯白
四羯磨受具戒者若有犯重罪成非苾芻由此苾芻
於生聖法無苾芻用名非苾芻非捨律儀失苾芻號
故廣論者作是判言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此爲
善說以犯重人無生聖道苾芻用故非由執此是了
義言能遮我宗決判意趣若異此者復有何緣同犯
尸羅於中則有失戒不失戒苾芻非苾芻離對法

宗無令生喜理雖作是謗與多煩惱者爲犯重罪緣
然應詳審誰最能作犯重罪緣爲作是言雖犯一戒
而有餘戒應勤護者爲作是言既犯一戒餘戒皆失
任造惡者非對法者此決判言少障生天解脫愛果
然唯示導令彼修因如何謗言勸他犯重謂我但作
如是誠言犯一戒時餘戒不捨應於餘戒專精護持
如是真名遮他犯重汝說犯一頓捨一切豈不專作
犯重罪緣故造罪緣在汝非我雖作是說非此苾芻
先是勝義後由犯重成非苾芻此言麤淺雖先未證
望當證能若後無能亦名失故如契經說觀此世間

及天放逸退失聖慧又先已說先說者何謂彼永非
出世德器故於勝義言非苾芻寧知大師有斯密意
由此中說彼非沙門餘處復言沙門有四更無第五
故知於此唯就勝義言非苾芻由彼補特伽羅名汗
道沙門故非彼先證道後汗如何成經主釋言雖有
此說而彼唯有餘沙門相故名沙門如被燒材假鸚
鵡觜涸池敗種火輪死人此但有言所引衆喻皆無
能故以諸材木少被火燒世間說名被燒材木非全
成炭名被燒材若謂隨燒全分一分二種皆許名被
燒材則喻及法二俱猶豫喻於所喻無證功能名涸

池中容有少水但無池用故立澗名設水全無亦名
澗者同前猶豫於證無能由此已遮死人敗種謂雖
猶有少種功能而諸世間亦說敗種或雖不敗被損
功能不復生芽亦名敗種有同死法亦名死人故契
經中言放逸者常死假鸚鵡鵲及旋火輪二喻皆違
契經所說沙門有四更無第五若唯形相得名沙門
如世有人須沙門相矯設方便作沙門形應名沙門
說爲第五非彼假背及旋火輪可得說名背輪餘相
非實背輪爲其先故如是應有先非沙門作沙門形
立爲第五然佛說四無第五言爲止如斯相沙門執

故引衆喻皆無證能又經主寧知佛如是意說以餘
處說不名苾芻不名沙門非釋子等豈不數勸應審
尋思寧隨一文便爲固執又先已說先說者何謂此
沙門名汙道故知此唯約勝義苾芻密意說言非苾
芻等故非頓捨一切律儀名非苾芻理極成立非此
唯有餘沙門相故名沙門如被燒材鸚鵡鵲等理可
成立以世尊說彼人應名犯戒苾芻惡苾芻故若彼
頓捨一切律儀應但名爲無尸羅等寧標犯戒惡苾
芻各上座此中作如是詰若言無者無何尸羅以尸
羅名亦目慣習善惡戒外亦見有言此善尸羅惡尸

羅者作如是說何理相違彼最應言無尸羅者以一切有慣習尸羅然說彼爲無尸羅者則知彼闕淨戒尸羅故彼詰言無深理趣經主於此自問答言若犯重人非苾芻者則應無有授學苾芻不說犯重人皆成他勝罪但成他勝罪定說非苾芻對法諸師豈不應說經部定是極凶悖人凶悖者何謂作是說有犯重者非成他勝以世尊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乃至廣說若謂彼據住覆藏心故佛說爲非苾芻等何緣不許犯重苾芻無苾芻勝能言非苾芻等非由頓捨一切律儀我國諸師不作是說諸犯重者非非苾芻

但作是言有餘戒在本於一切受得律儀非犯一時餘便頓捨如汝宗說得不律儀經主此中欲排正理言彼所說非犯一邊一切律儀應徧捨者彼言便是徵詰大師大師此中立如是喻如多羅樹若被斷頭必不復能生長廣大此喻意顯犯一重時餘戒不能生長廣大戒根旣斷理徧捨故彼於喻意非能善釋此喻但遮餘生長故若異此者喻應不成然我分明見此喻意謂餘學處如彼枝葉雖越而可得餘律儀四重如頭若隨犯一必不復得所餘律儀由此定無入見道等故契經說依住尸羅方能進修殊勝止觀

若異此釋喻便不成且汝所宗四重學處爲總如一
多羅樹頭爲一樹頭喻一學處若四學處總喻一頭
應犯一時非捨一切見斷少分多羅樹頭餘分無妨
猶生長故若一學處如一樹頭亦犯一時非捨一切
以見斷一多羅樹頭餘頭無妨猶生長故如前已說
前說者何謂於此中有何理趣隨犯一重頓捨律儀
非護餘三不捨一切如多羅頂斷一餘存既見世間
多羅樹頂雖斷一分餘分猶生四重總如多羅樹頂
應知犯一無損餘三又諸多羅一頭被斷一不生長
餘樹不然汝執尸羅一相續斷則餘亦斷故喻不成

由此亦遮上座立喻彼說如大樹具根莖枝葉若根
被斷便總乾枯如是戒根若隨犯一則便頓壞一切
律儀誰於此中言餘不壞已說犯一餘無勝能謂必
不能入見道等然就被喻非失律儀以見世間或有
一樹四根齊等深入堅牢非斷一時一切枯死唯損
一分戒亦應然就別樹論准前應說故彼立喻於證
無能經主此中復作是說於此無義苦救何爲若如
是人猶有苾芻性應自歸禮如是類苾芻此言便爲
輕調於佛以佛說彼亦是沙門雖得汙道名而有尸
羅故經主此中應作是說於此無義何苦救爲若如

是人猶有沙門性應自歸禮如是類沙門餘相沙門如前已破非苾芻等亦已釋通由此理成顯彼所引諸餘聖教爲證無能又彼無能少說正理證唯犯一便捨一切又於無義徒致推徵實有律儀強言已捨勸已犯者縱情造惡豈名持法利樂有情若犯重人有餘戒在何緣擯出苾芻衆外何用如是無勢用人於清衆中速擯彌善若由犯重便捨律儀應如二形生時能捨性相違故如闇與明不犯律儀應容更受非無慙愧永障尸羅勿捨彼人不得受戒故知重罪得與戒俱由汙尸羅不容更受旣無勝用故應擯出

上座於此更有多言由前理教已總遮遣恐文煩廣不別彈斥然彼堅固煩惱纏心於自論中造文作頌說麤惡語謗譏聖賢無故自傷深爲可愍我國衆聖惑業已除所制法言憑眞理教而彼凶悖謗法毀人旣造深愆當招劇苦我豈於彼更致酬言唯願當來彼惡無報靜慮無漏二律儀等云何當捨頌曰
捨定生善法 由易地退等 捨聖由得果

練根及退失

論曰諸靜慮地所繫善法由二緣捨一由易地謂上下生二由退失謂退勝定捨衆同分及離染時亦捨

煖等及退分定爲攝此故復說等言經主釋中應加
離染如捨色善由易地退及離染三無色亦爾捨無
漏善由三種緣一由得果總捨前道二由練根捨鈍
根道三由退失捨諸勝道此或是果或勝果攝經主
於此應說二緣以得果言攝練根故謂練根位必還
得果棄捨鈍果勝果道故我於此中應少分別若捨
見道及道類智當知但由得果非退若不動法無學
俱無所餘無漏容具二種如是已說捨諸律儀不律
儀云何捨頌曰

捨惡戒由死 得戒二形生

論曰諸不律儀由三緣捨一者由死捨所依故二由
得戒謂若受得別解律儀或由獲得靜慮律儀惡戒
便捨對治力勝捨不律儀三由相續二形俱起以於
爾時所依變故住惡戒者雖或有時由善意樂捨刀
網等若不得律儀終不捨惡戒現見雖避諸發病緣
不服良藥病終難愈不律儀者受近住戒至夜盡位
捨律儀時爲得不律儀爲名處中者有餘師說得不
律儀惡阿世耶非永捨故如停熱鐵赤滅青生有餘
師言若不更作無緣令彼得不律儀以不律儀依表
得故前說應理先受戒時惡阿世耶非永捨故依前

表業惡戒還起處中無表捨復云何頌曰

捨中由受勢 作事壽根斷

論曰處中無表捨由六緣一由受心斷壞故捨謂先
誓受恒於某時敬禮制多及讚頌等今作是念後更
不爲彼阿世耶從茲便息由彼棄捨本意樂故或復
別作勢用增強與先現行相違事業本意樂息無表
便斷二由勢力斷壞故捨謂由淨信煩惱勢力所引
無表彼二限勢若斷壞時無表便捨如所放箭及陶
家輪故軌範師作如是說由等起力所引發故雖捨
加行及阿世耶無表或容盡壽隨轉乃至發起極猛

利纏捶擊禽獸應知亦爾或先立限齊爾所時今限
勢過無表便斷三由作業斷壞故捨謂雖不捨根本
受心然更不爲所受作業唯除忘念而不作者以此
無表期加行生絕加行時無表便捨四由事物斷壞
故捨謂所捨施制多園林及所施爲罝網等事本由
彼事引無表生彼事壞時無表便捨五由壽命斷壞
故捨謂所依止有轉易故六由依根斷壞故捨謂起
加行斷善惡時各捨彼根所引無表非至斷善得靜
慮時方捨處中善惡無表以羸劣故起加行時便捨
處中善惡無表如何經主於此義中說第六緣名爲

斷善若作是說斷善加行亦名斷善爲第六緣是則應言靜慮加行亦名靜慮便成七緣靜慮加行中捨惡無表故應言根者通善惡根所說斷言是斷加行由依根斷爲第六緣此釋頌文於理無失欲非色善及餘一切非色法捨復云何頌曰

捨欲非色善 由根斷上生 由對治道生
捨諸非色深

論曰欲界一切非色善法捨由二緣一斷善根二生上界應言少分亦離捨如憂根等非色善法三界一切非色法捨由一緣謂起治道若此品類能斷

道生捨此品中惑及助伴何有情有善惡律儀頌曰
惡戒人除北 二黃門二形 律儀亦在天
准人具三種 生欲天色界 有靜慮律儀
無漏并無色 除中定無想

論曰唯於人趣有不律儀然除北洲唯三方有於三方內復除扇搥及半擇迦具二形者律儀亦爾謂於人中除前所除并天亦有故於二趣容有律儀復以何緣知扇搥等所有相續非律儀依由經律中有誠證故謂契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乃至廣說毗奈耶中亦作是說汝應除棄此色

類人故知律儀非彼類有復由何理彼無律儀由二
所依所起煩惱於一相續俱增上故於正思擇無堪
能故彼起貪欲相續行時不能伏除故非戒器又有
猛利慙愧現前此類方能爲戒依止彼類無故非律
儀依若爾何緣彼無惡戒於彼相續惡阿世耶性羸
劣故不堅住故謂扇搥等姪愛多行無暫伏除對治
道故非諸數起猛利愛人能於有情起極猛利勃惡
意樂令現在前設暫能生亦不堅住身無能故心亦
無能故彼類身亦無惡戒卽由此理善阿世耶於彼
身中劣不堅住要有強盛堅住惡心方有惡戒及有

強盛堅住善心方有善戒彼俱闕故二戒俱無然二
形生捨善惡戒二依貪欲極增上故非成扇搥等捨
善惡律儀起二依貪非極重故由如是理已釋北洲
二阿世耶非猛利故又不順起三摩地故彼身無有
善惡律儀惡趣無能覺邪正理又非猛利慙愧所依
要此相應及損壞者方可得有善惡律儀故惡趣中
無善惡戒又扇搥等如鹹鹵田故不能生善戒惡戒
世間現見諸鹹鹵田不能滋生嘉苗穢草若爾何故
契經中言有卵生龍半月八日每從宮出來至人間
求受八支近住齋戒此得妙行非得律儀是故律儀

唯人天有然唯人具三種律儀謂別解脫靜慮無漏
若生欲天及生色界皆容得有靜慮律儀然無想天
但容成就生無色界彼俱非有無漏律儀亦在無色
謂若生在欲界天中及生色界中除中定無想皆容
得有無漏律儀生無色中唯得成就以無色故必不
現起無漏上生得成下故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說一切有部

音釋

蚊蟲

蚊無分切 蟲莫耕切

魁膾

魁苦回切 膾古外切

罝涼

罝子切 涼莫耕切

暍

暍謂為首屠殺者

暍

暍謂為首屠殺者

邪切

暍謂為首屠殺者

暍

暍謂為首屠殺者

暍

暍謂為首屠殺者

暍

暍謂為首屠殺者

暍

暍謂為首屠殺者

擯

必刃切

羸劣

羸力追切

劣

龍輟切

劣

龍輟切

劣

龍輟切

京口善女人茅門于氏存日施造卷銀改刻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九卷計字九千零
三十個該銀四兩零六分三厘用資冥福早經
崇禎壬申歲仲秋月金沙額龍山識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

尊者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八

因辯諸業性相不同當釋經中所標諸業且經中說業有三種善惡無記其相云何頌曰

安不安非業 名善惡無記

論曰諸安隱業說名爲善能得可愛異熟涅槃暫承二時濟衆苦故不安隱業名爲不善由此能招非愛異熟極能遮止趣涅槃故非前二業立無記名不可

記爲善不善故是非安隱不安隱義又經中說業有三種福非福等其相云何頌曰

福非福不動 欲善業名福 不善名非福

上界善不動 約自地處所 業果無動故

論曰欲界善業說名爲福非福相違招愛果故諸不善業說名非福招非愛果違福業故上二界善說名不動豈不世尊說下三定皆名有動聖說此中有尋伺喜樂受動故由下三定有尋伺等災患未息故立動名不動經中據能感得不動異熟說名不動如何有動定招無動異熟雖此定中有災患動而業對果

非如欲界有動轉故立不動名謂欲界中餘趣處滿業由別緣力可異趣處受以或有業能感外內財位形量色力樂等於天等中此業應熟由別緣力所引轉故於人等中此業便熟色無色界餘地處業無容轉令異地處受業果處所無改動故等引地攝無散動故依如是義立不動名應知此中由於因果相屬愚故造非福業以非福業純染汙故要依麤重相續無明由此無明現在前位不能解信因果相屬是故發起諸非福行由真實義愚故造福及不動業真實義者謂四聖諦若於彼愚諸異生類於善心位亦得

間起由此勢力令於三界不如實知其性皆苦起福不動行爲後有因若已見諦者則無是事乘先行力漸離淖時如次得生欲色無色又經中說業有三種順樂受等其相云何頌曰

順樂苦非二 善至三順樂 諸不善順苦

上善順非二 餘說下亦有 由中招異熟

又許此三業 非前後熟故 順受總有五

謂自性相應 及所緣異熟 現前差別故

論曰諸善業中始從欲界至第三靜慮名順樂受業以諸樂受唯至此故諸不善業名順苦受第四靜慮

及無色善業說名爲順不苦不樂受此上都無苦樂受故非此諸業唯感受果應知亦感彼受資糧受及資糧此中名受隨所化欲總立受名下諸地中爲亦許有順非二業爲決定無有餘師言下地亦有順非二業以定中間既無苦樂應無業故豈不中定與初靜慮同一縛故此中定業感初定中樂根異熟理不應爾違本論故謂本論言頗有業感心受異熟非身耶曰有謂善無尋業中間定業既是無尋若感根本樂根異熟應無尋業通感身心二受異熟便違本論然應此業唯感心受如不善業唯感身受設許通感

無違本論本論應言善無伺故或非諸業皆感受果故彼應感色心不相應行然於一切無尋業中有業唯能感心受果偏就彼說故無有過是故中定業感異熟非證下地有順非二業因若爾此中更有餘證謂本論說頗有三業非前非後受異熟耶曰有謂順樂受業色順苦受業心心所法順不苦不樂受業心不相應行乃至廣說由此證知下地亦有順非二業非離欲界有此三業俱時熟故此亦非證以本論中說三界業如三受故然非三界所繫諸業可俱時受此亦應然而本論言有三界業俱時熟者爲欲試驗

於對法宗解不解故或於增上果說受異熟聲色無色思資下異熟令其久住故作是言順三受業文亦容作此釋故彼所引非定證因何苦推徵彼所計執見彼所計執違品類足如說云何順樂受業謂從欲界繫至三定善業無違彼失無定言故謂彼不言唯順樂受然下雖有順非二業而由少故彼文不顯不可准此便作是言上地亦應有順苦樂離苦樂染方生彼故由此唯說從廣果天乃至非想有順非苦非樂受業不說下地以上地無相違受故於下地有相違受故以於下地容有非苦非樂異熟不可如彼三

界繫業定判此文無容有容實俱受故此業爲善爲不善耶有作是言是善而劣又不可別示而可總言於諸善業中或有一類能感樂受及受資糧或有一類能感非二應知此業能益樂受名順樂受如順馬處或復此業能受於樂名順樂受如順浴散順餘受業應知亦然順樂受業唯感樂受異熟果耶唯感樂受異熟果者一切皆是順樂受業或有諸業名順樂受而不能感樂受異熟謂此若感色不相應順餘受業應知亦爾此業非唯感受異熟如何總得順受業名諸業爲因所感異熟皆似於受得受名故所以者

何彼皆如受爲身益損及平等故如水火等於樹枝等爲益爲損爲等義成又順受多略說有五一自性順受謂諸受體如契經說受樂受時如實了知受於樂受乃至廣說二相應順受謂一切觸如契經言順樂受觸乃至廣說三所緣順受謂一切境如契經言眼見色已唯受於色不受色食乃至廣說由色等是受所緣故四異熟順受謂感異熟業如契經說順樂受業乃至廣說五現前順受謂現行受如契經說受樂受時二受便滅乃至廣說非此樂受現在前時有餘受能受此樂受但據樂受自體現前卽說名爲受

論
於樂受由所順受有多種故離業異熟非皆是受而
可總立順受業名謂諸善業爲因所感色不相應能
爲所緣生樂受故是諸樂受所領納故可愛異熟順
樂受故亦名樂受由此善業所招諸果雖非樂受順
樂受故招彼業名順樂受業順苦非二理亦應然如
是三業有定不定其相云何頌曰

此有定不定 定三順現等 或說業有五
餘師說四句

論曰此上所說順樂受等應知各有定不定異非定
受故立不定名謂順樂業非必定熟若熟必應受樂

異熟順餘二業說亦如是定復有三一順現法受二
順次生受三順後次受此三定業定感異熟并前不
定總成四種或有欲令不定受業復有二種謂於異
熟有定不定并定業三合成五種順現法受業體云
何謂於此生造作增長唯此生受異熟非餘於此生
言顯衆同分爲顯加行根本業道說造作言爲顯後
起故說增長或造作者顯牽引業言增長者顯圓滿
業或造作者謂率爾爲言增長者謂思已作或造作
者追悔所損言增長者歡喜攝受或以同類爲助伴
業名爲造作亦名增長如善還以善爲助伴與此相

違唯名造作或有堅執而造作者名爲造作亦名增長與此相違唯名造作或依具足名爲造作若田具足名爲增長如是等釋義有多門言唯此生受異熟者顯時分定然或有謂於人生造作增長還唯於此人生餘身受異熟者亦得名爲順現法受爲遮此執復說非餘此則顯示有死生者可言唯此不名非餘由此顯業時分不壞令極分明絕諸疑網如何由此說非餘言便令定知非餘身受以或可釋此非餘言是遮非人生非遮餘身故此釋非理前唯此言遮非人生義已成故謂前既說唯此生言已定顯成非

非人類然復於後說非餘言爲遮餘身義極明了若異此者重說何爲故此業名順現法受以現法者是現身義順次生受業體云何謂此生造業於無間生受所言生者是生處義造業生後無間而生故名次生是次後生義順彼生業名順次生受順後次受業體云何謂此生造業無間生後受所言後者是無間生後衆同分所言次者顯於多生次第別受此言意顯順後受業決定次第各招一生爲避言詞煩廣過失故於多業總立一名云何名爲順不定受謂薄伽梵見一類業或由尸羅或由正願或由梵行或由等

持或由智力令全無果或令輕微或令移位說此一切名不定業爲轉此業應修淨行諸有情類此業最多然契經言或有諸業應現法受而或轉於地獄受者非此中辯順現受業意說有業順不定受若能精修身戒心慧此所造業應人間受由不精修身戒心慧便乘此業墮捺落迦契經又言或有諸業應地獄受而或轉於人中受者此亦非辯時分定業但說不定釋義准前或釋前經意說有業雖是造作而非增長若任其力應現法受若後復造感地獄業資助令增往地獄受故契經說有業應於人中現受由後復

造感地獄業令增長故轉彼令於地獄中受是故知彼說不定業譬喻者說順現受業等於餘生中亦得受異熟然隨初熟位立順現等名非但如名招爾所果謂彼意說諸所造業若從此生卽能爲因與異熟果者名順現法受若從次生方能爲因與異熟果者名順次生受若越次生從第三生方與異熟者名順後次受何緣彼作如是執耶勿強力業異熟少故彼執非善所以者何彼業先時已生異熟中間斷異熟復生理必不然如種芽故若謂無間而生後身應無死生業無異故或身無異應數死生又一業招二

三生等是諸果相爲異爲同相若異者應如別業所感相續非一業果或一業果其相應同應說何緣前後相別若謂滿業助力使然應唯一生前後有別現見引業所引一生雖有衆多滿業果異而引業一但各一生此亦應然無別因故相若同者應是一生非一生中前後相等而可見有前後生殊此亦應然一業果故然不可謂唯一生身便是衆多引業所感以能引業有差別故或於本有應有死生或應畢竟無死生理又彼一業所感多生爲一趣中爲在多趣若在一趣過如前說謂前與後應是一生或一生中應

數生死以一業果無差別故若在多趣諸趣相望有上中下品類別故同一業果理必不成以一刹那所造一業有上中下理不成故又若爾者趣應相雜然趣無雜如前已辯若謂餘業所引生中有於前生已得果義感果勢力猶未盡故寄此生中更受異熟故雖一業能感多生而有死生果相差別此亦非理所以者何有他生中更受果業牽引圓滿俱不成故謂寄他生所受異熟爲是引果爲滿果耶且不應言寄受引果此生引果餘業引故一果不應引已復引應隨一業唐捐其功後業於中極爲無用亦不應說於

一生中有二引果勿有所受一相續中便有多生多趣異熟俱時受過亦不應言寄受滿果勿有引業於前生中已得引果有餘引力至於今生轉成滿過謂有一類順生受業感次生中所引果已今於餘業所引生中變成順後受感滿果異熟是則一業亦引亦滿便有引滿雜亂過失又一切業展轉相資是則皆成造作增長則應畢竟無有一業不受異熟而至涅槃然彼此宗俱非所許於譬喻者其過偏多以彼宗中順現受等所有諸業皆非決定然許諸業展轉相資理應皆成造作增長諸有造作亦增長業世尊經

中說爲決定而言諸業皆不定者當知彼是佛教外人入於此中彼據何理許於餘業所引生中已於前生引果餘業能爲助滿資令久住非於前世自所引生能爲滿因資令相續又若有業順天生受從天死已生地獄中如何令天順生受業今於地獄受後樂果從地獄死生於天中順彼生業責亦如是非於天中順生受業可於無間地獄受果亦非無間順生受業可於天中有受果義若謂越他趣於自類趣中此業方能重受果者前已說過前說者何謂業先時已生異熟中間斷異熟復生理必不然如種芽故雖

彼立理證自義言勿強力業異熟果少此亦非證所以者何非要果多業名強力順現受業名強力者能速得果故立此名若一事中起多思願於中前後勝劣有殊能感現生後異熟果言招多果亦無有失又若執業要感多果方得名強則感輪王異熟果業望感佛業應說名強感多果故若感佛業妙故名強則名強業有多種以業強理有多品故謂或有業果近名強或由果多或由果妙然順現受果近名強寧以強名證感多果故對法者說諸業中順現等三各別生果業果無雜於理爲勝譬喻者說業有四句一

者有業於時分定異熟不定謂順現等三非定得異熟二者有業於異熟定時分不定謂不定業定得異熟三者有業於二俱定謂順現等定得異熟四者有業於二俱不定謂不定業非定得異熟彼說諸業總成八種謂順現受有定不定乃至不定亦有二種於此所說業差別中頌曰

四善容俱作

引同分唯三

諸處造四種

地獄善除現

堅於離淅地

異生不造生

聖不造生後

并欲有頂退

論曰此中唯顯順樂等業於現等時有定不定釋經

所說順現受等四業相殊故定業中分爲三種并不
定業合而爲四是說爲善理必無有異熟不定時分
定業時定唯是異熟定中位差別故非離異熟別有
時體如何時定非異熟耶此中但依異熟定業得果
位差別立順現等故若謂有業於時定者謂熟必在
此時非餘若越此時畢竟不受故於時定非於異熟
此於異熟亦應決定義相似故相似者何謂如於時
有或非理而名時分定如是於熟有或非理應名異
熟定或復應許二俱不定是故若業於時分定彼於
異熟亦應決定若於異熟名不定者彼於時分亦應

不定由此理故定無八業以於諸業中有不定義者
應總立一順不定受所以者何義相似故謂如熟定
時不定業時不定故旣共許爲順不定受如是時定
熟不定業熟不定故何不許爲順不定受故譬喻者
於此義中安立八業極爲雜亂又譬喻者說一切業
乃至無間皆悉可轉若無間業不可轉者應無有能
越第一有今觀彼說有如是意若謂諸業中少有不
可轉則有頂業定爲其先以諸業中第一有業是極
微細諸生死本力能攝受廣大異熟無始生死流轉
有情曾無有能越於彼者若有能轉如是類業則無

間業寧不可轉此亦但是虛妄僻執以無間業異熟分位二俱決定有頂不然故所引例無能證力若有頂業皆不可轉起彼定者應定招生是則無容起彼定已證無學果及般涅槃若一切業皆可轉者世尊不應說有定業頗有四業俱時作耶容有云何遣三使已自行邪欲俱時究竟順現受等四種業中幾業有能引衆同分唯三能引除順現業以順現業必依先業所引同分而得起故卽於現生必與果故何界何趣能造幾業諸界諸趣或善或惡隨其所應皆容造四總開如是若就別遮捺落迦中善除順現無愛

果故餘皆得造有餘師說色無色界決定無有順現受業以順現業必依殊勝境界加行方可成立謂於父母佛阿羅漢及餘勝德所熏修身爲損益事能招現果或於餘境發起猛利堅執加行亦招現果如是類業上界俱無故二界中無順現業彼執非理餘容起故謂上二界亦有勝業勢力速疾能招現果故上二界雖無如前緣勝境等順現受業而有勝定能招現果順現受業類非一故由是攝中作如是說順現等四業皆欲界一切色無色徧行修所斷隨眠之所隨增故一切處皆具能造如是四業不退姓名堅彼

論
於離淖地若異生類除順生受可造餘三聖者雙除
順生後受可造餘二異生不退若離彼淖無容於彼
無間受生故彼應除順生受業於上地歿必還生下
故容造彼順後受業聖者不退若離彼淖必無容有
於彼更生故彼雙除順生順後隨所生地容造順現
受造不定業一切處無遮然諸聖者若於欲界及有
頂處已得離淖雖有退墮而亦不造順生後業從彼
退者必退果故諸退果已必不命終還得本果住中
有位亦造業耶亦造云何頌曰
彼中有能造 二十二種業 皆順現受攝

類同分一故

論曰於欲界中住中有位容有能造二十二業謂中
有位及處胎中出胎以後各有五位胎中五者一羯
刺藍二類部曇三閉尸四鍵南五鉢羅奢佉胎外五
者一嬰孩二童子三少年四中年五老年此十一位
一生所攝住中有位能造中有定不定業乃至能造
老年二業應知亦爾當知如是中有所造十一種定
業皆順現受攝由類同分無差別故謂此中有位與
自類十位一衆同分一業引故由此不別說順中有
受業卽順生等業所引故類同分者謂人等類非趣

非生以約趣生中有生有同分異故諸定受業其相
云何頌曰

由重惑淨心 及是恒所造 於功德田起
害父母業定

論曰若所造業由重煩惱或淳淨心或常所作或於
增上功德田起功德田者謂佛法僧或增上補特伽
羅謂證世出世勝德於此田所雖無重惑及淳淨心
亦非常行若善不善所起諸業或於父母設起下纏
行損害事如是一切皆定業攝有餘師說若以猛利
意樂所造或有造已起歡喜心或一切時數數慣習

或勝願力事力所起業皆決定現法果業其相云何
頌曰

由田意樂勝 及定招異熟 得永離地業
定招現法果

論曰由田勝者聞有苾芻於僧衆中作女人語彼須
更頃轉作女人此等傳聞其類非一意樂勝者聞有
黃門救脫諸牛黃門事故彼須更頃轉作丈夫此等
傳聞事亦非一或有餘業亦得現果謂生此地永離
此地淙於此地中諸善不善業必應現受不重生故
如阿羅漢及不還者未離淙時已造彼業今離淙故

成現法受彼是何業謂異熟定應知此中所說業者是異熟定非時定業若有餘位順定受業彼必定無永離淙義必於餘位受異熟果若於異熟亦不定者永離淙故不受異熟諸不還者及阿羅漢於欲三界設退起淙必不生下定涅槃故異熟定業皆成現受餘隨所應類此當說何由起業定卽受耶頌曰
於佛上首僧 及滅定無諍 慈見修道士

損益業卽受

論曰於如是類功德田中爲善惡業定卽受果功德田者謂佛上首僧約補特伽羅差別有五一從滅定出謂此定中得心寂靜此定寂靜似涅槃故若從此定初起心時如入涅槃還復出者勝靜功德莊嚴其身爲殷淨心生長依處二從無諍出謂此定中已能永拔一切煩惱災患相續有緣一切有情爲境所起無邊增上意樂無諍功德積集熏身從此出時彼心相續不爲一切世間定心及不定心之所勝伏是福非福近果勝田三從慈定出謂此定中有緣無量有情爲境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積集熏身出此定時有爲無量最勝功德所熏修身相續而轉能生勝業四從見道出謂此道中能超一分無始流轉所不能超

三界輪迴生死根本從此道出有勝淨身相續而生
能生勝業五從修道出謂此道中能超一分生死根
本餘如前說從如是五初出位中乘前所修勝功德
勢心猶反顧專念不捨諸根寂靜特異於常世出世
間定不定福無能勝伏映奪彼者欲說此五名功德
田若有於中爲損益業此業必定能招卽果若從餘
定餘果出時由前所修定非殊勝修所斷惑未畢竟
盡故彼相續非勝福田異熟果中受最爲勝爾應思
擇於諸業中頗有唯招心受異熟或招身受非心受
耶亦有云何頌曰

諸善無尋業 許唯感心受 惡唯感身受
是感受業異

論曰善無尋業謂從中定乃至有頂所有善業於中
能招受異熟者應知但感心受非身於彼地中無身
受故身受必定與尋相應非無尋業感有尋果諸不
善業能感受者應知但感身受非心以不善困苦受
爲果意地苦受決定各憂憂受必非異熟果攝故不
善業唯感身受若執憂根定非異熟諸有情類所發
心狂在何識中何因所感依何處起非異熟耶頌曰
心狂唯意識 由業異熟生 及怖害違憂

除北洲在欲

論曰有情心狂唯在意識若在五識必無心狂以五識身無分別故由何因故有情心狂由諸有情業異熟起由何等業異熟起耶謂由彼用藥物呪術令他心狂或復令他飲非所欲若毒若酒或現威嚴怖禽獸等或放猛火焚燒山澤或作坑阱陷墜衆生或餘事業令他失念由此業因於當來世感得異類大種異熟由彼勢力令心發狂由此心狂體非異熟善惡心等皆容狂故由斯但說業異熟生謂惡業因感不平等異熟大種依此大種心便失念故說爲狂如是

心狂對於心亂應作四句謂有心狂而非心亂乃至廣說狂非亂者謂諸狂者不滌汙心亂非狂者謂不狂者諸滌汙心狂亦亂者謂諸狂者諸滌汙心非狂亂者謂不狂者不滌汙心有情心狂爲但由此更由四種其四者何一由驚怖謂非人等現可怖形來相逼迫有情見已遂致心狂二由傷害謂因事業惱非人等由彼瞋故傷其支節遂致心狂有情身中有別支節若被打觸心卽發狂三由乖違謂由身內風熱痰界互相違反大種乖適故致心狂四由愁憂謂因喪失親愛等事愁毒纏懷心遂發狂如婆私等何有

論
情類有此心狂除北俱盧所餘欲界諸有情類容有
心狂謂欲天心尚有狂者況人惡趣得離心狂地獄
恒狂衆苦逼故謂諸地獄恒爲種種異類苦具傷害
未摩猛利難忍苦受所逼尚不自識況了是非故地
獄中怨心傷歎猖狂馳叫世傳有文欲界聖中唯除
諸佛大種乖適容有心狂無異熟生若有定業必應
先受後方得聖若非定業得聖道故能令無果亦無
驚怖以諸聖者超五畏故亦無傷害以諸聖者無非
人等憎嫌事故亦無愁憂以諸聖者證法性故一切
如來心無狂亂無漸捨命無破音聲亦無髮白齒皺
等事以極淳淨妙業所生又經中說業有三種謂曲
穢濁其相云何頌曰

說曲穢濁業 依諂瞋貪生

論曰身語意三各有三種謂曲穢濁如其次第應知
依諂瞋貪所生謂依諂生身語意業各爲曲業諂曲
類故實曲謂見故契經言實曲者何謂諸惡見諂是
彼類故得曲名從諂所生身語意業曲爲因故果受
因名是故世尊說彼爲曲若依瞋生身語意業各爲
穢業瞋穢類故瞋名穢者謂瞋現前如熱鐵丸隨所
投處便能燒害自他身心諸煩惱中爲過最重故薄

伽梵重立穢名是諸穢中之極穢故從曠所生身語
意業穢爲因因果受因名是故世尊說彼爲穢若依
貪生身語意業名爲濁業貪濁類故貪名濁者謂貪
現前染著所緣是染性故從彼生等准前應釋又眞
直道謂八聖支能障彼生三業名曲眞實無病謂永
涅槃障證彼因三業名穢依外道見於佛教中障淨
信心不信名濁以能擾濁淨信心故從彼所起三業
名濁又墮斷常違處中行從彼所起身語意業違直
道義故立曲名由損減見所起諸業能穢淨法故立
穢名穢名必依極穢義故薩迦耶見所起諸業能障

無我眞實淨見依障淨義故立濁名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

說一切
有部

音釋

坑穿

坑苦行切塹也穿
疾改切陷穿也

痰

徒含切
病液也
皴側救切
皮縮也

京口善女人茅門于氏存日施造卷銀收刻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四十卷計字七千三百
六十七個該銀三兩三錢一分五厘用資冥福
證菩提者
景積壬申歲仲秋月金沙顯龍山識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心西十

心西十